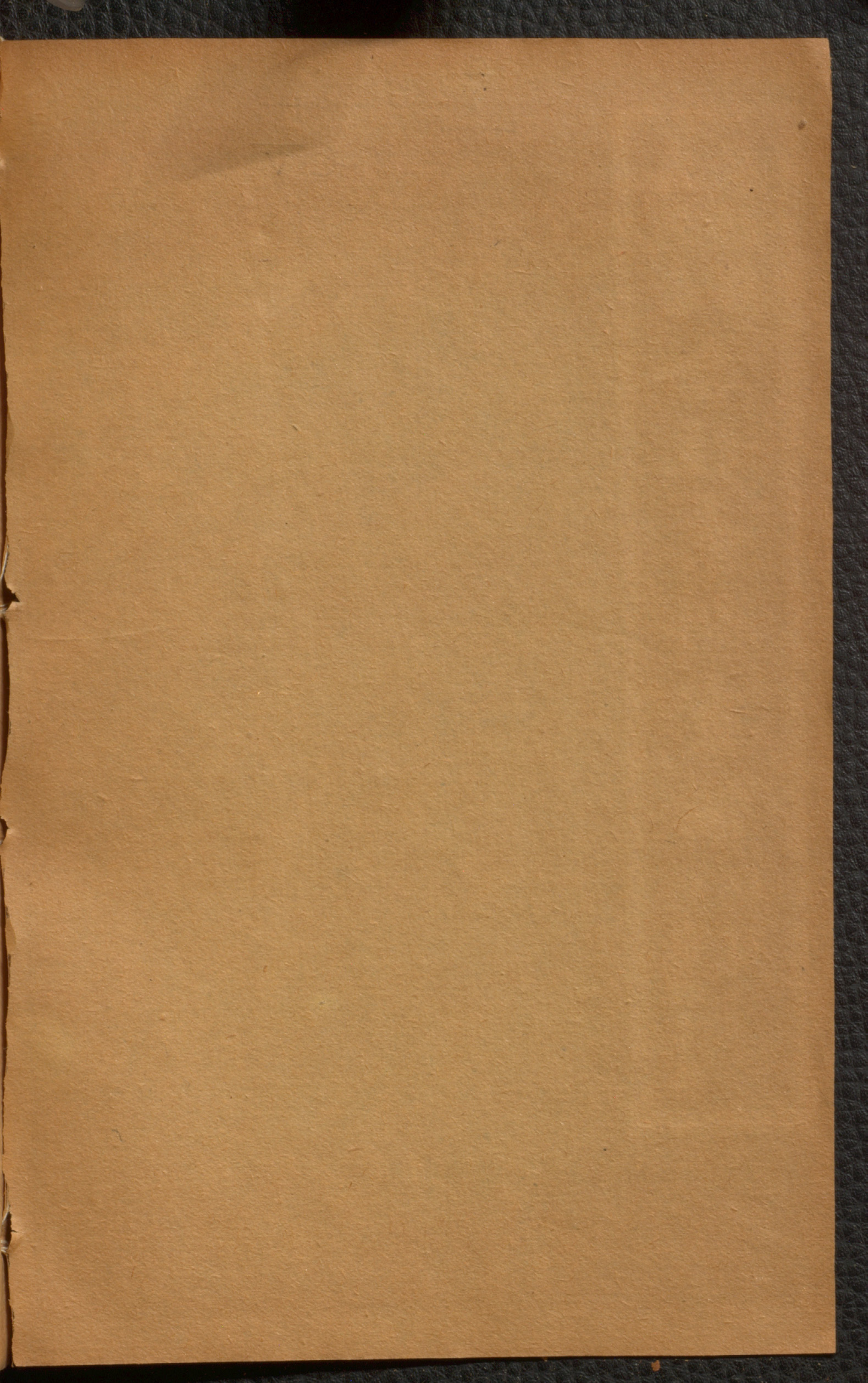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栻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　校正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張註 吳懋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家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来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礼臨病人問所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張註 吳懋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

適叶的

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

張注 吳懋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其阿衡之材，能調燮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張注 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為本而外為標也。春夏之氣，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張注 姚士因曰：此言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適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生也。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矣；如胃中寒，腸中熱，則胃欲熱飲，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外內之陰陽，非陰陽脈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馬注 此詳言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癉，則以寒為便；中寒之屬，則以熱為便。如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而善飢，其臍已上之皮當熱；若腸中有熱，則後出黃色如糜，而臍已下之皮則冷也。如胃中寒，則復當為脹；若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為飧食也。如胃中寒而腸中熱，則胃中寒者當脹，而腸中熱者必泄也。如胃中熱而腸中寒，則胃中熱者當速飢，而腸中寒者小腹必痛且脹也。此腸胃之寒熱不同，似為難使，帝之所以有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為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而熱奈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之以寒，而寒奈非其性。兩者相逆，便之甚難，況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加，固難於使，而治法難於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敗，開之以其所苦；凡致生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者未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取。春夏陽氣在外，病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本，而後治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志而可舍法以狥之也。至於飲食衣服之類，則彼固有所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不至於悽愴；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入國則問俗，入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於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便也哉。

骺音括 髑音歇 骬音于

骸音諧 左傳曰折骸而爨 王子𦳬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

黄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黄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黄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骺骨有餘以候髑骬黄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黄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粮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黄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黄帝曰善

馬註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本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䐃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䐃肉而後答之捫之固難答之無據伯言支節為藏府之蓋非比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于面帝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之也肺為藏府之蓋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倣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於缺盆即其髑骬之骨端曰骺骨者有餘以形於外則可以驗髑骬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粮故視唇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黄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横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張註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既能閱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髑骬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為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藏者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稟于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胆膀胱

上焦如霧　腦髓充足則皮膚潤澤

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膀胱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管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馬註】此言津液可以安六府也三焦乃約三焦為決瀆之官皆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停相等。則藏府在內者安且善矣。

決氣第三十

【馬註】決論一氣六名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辯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張註】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總屬一炁。成於後天。辯為六名。故帝意以為一。而伯分為六焉。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判為六。而和合為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

【張註】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水穀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益腦髓。皮膚潤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培助也。遏。遮蔽也。避。違避也。言經脈壅蔽營氣行於脈中。晝夜環轉。無所違逆。是謂脈。

【馬註】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神津液血脈。分而言之則有六。總而言之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下。則曰六氣。易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搆之時。兩神相合而成人。生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身而

生有其精斯有其形夫是之謂精也宗氣即大氣精于上焦上焦開發于藏府而宣布五穀精微之氣味此氣薰於皮膚充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溉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夫是之謂氣也津生于內而腠理發泄於外其汗出似溱溱然夫是之謂津也穀氣入于胃化為精微之氣充滿淖澤分注于骨骨屬屈申洩澤其骨上通于腦腦為髓海從茲補益外而皮膚從茲潤澤夫是之謂液也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宗氣行于經脈之中其脈流布諸經而營氣從之以行無所避匿夫是之謂脈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脉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脉空虛此其候也

【張註】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液淖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大焦也腎主骨而骨髓上通于腦故腦髓消而脛痠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脉空虛此其候也

【馬註】此言六氣之脫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張註】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為尊貴居下者為卑賤言此六氣主于心腎而生于胃海也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于腎血之主于心氣之主于皮膚津之發于腠理液之淖於骨資于腦脉之循于藏府形身各有所生之部然以心腎為常主五穀與胃為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生所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為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辯為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馬註】此言各部為六氣之主而胃又為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各有部主如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注五然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

少年者七分半也徑一寸寸之少半者徑一寸五分也

廣腸肛門內之直腸徑二寸寸之大半者徑二寸七分半也

為貴為善別部所有者為賤為惡其本部各為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于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為六氣之大海耳

腸胃第三十一

馬註 內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柰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張註 此言有生之後總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越人曰脣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闌門下極為魄門蓋脣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齒之廣長舌者主為衛使之迎粮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馬註 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 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迴周疊積其所注之物以入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口八分分之少半即半分也其長三丈三尺 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還迴周葉積而下迴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口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 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是二寸七八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註馬 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註張 此論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然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芳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為病矣

註馬 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

註馬 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脉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

王芳侯曰上下二字宜體會輸腧俞雖通用此用輸字亦有意存

膻叶袒

蓋謂督脈之百會督脈應天道之環轉覆蓋故曰蓋

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南西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滎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在於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張註 夫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脛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滎輸之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氣在腹者。止之背俞。下至足之三里。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脛氣之街。是衝脈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膻中者為氣之海。在膺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故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為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脈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于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脈。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馬註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渭水。海水。湖水。汝水。澠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也。夫天下經常之水。固十有二。而此水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衝。▲即氣衝。天樞下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鼠鼷上一寸。動脈應手宛宛中。乃衝脈所起也。針三分。留七呼。氣至即瀉。灸三壯。▼下至三里。▲膝下三寸。骱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分間。針八分。留十呼。寫七吸。灸可至百壯。▼惟衝脈為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于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項後第一推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禁灸。▼下出于足陽明胃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上巨虛三里下三寸。舉足取之。針三分。灸七壯。下巨虛上廉下三寸。蹲地舉足取之。針三分。灸可至七七壯。▼惟膻中為氣之海。其輸穴在于督脈經天柱骨之上下。▲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七壯。▼前在于足陽明胃經之人迎。▲頸大脈應手。結喉兩旁一寸半。禁針灸。▼惟腦為髓之海。其輸穴在于其蓋。即督脈經之百會。▲前頂後一寸半。中央。針二分。灸七壯。▼下在于督脈經之風府。▲一名舌本。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已。禁灸。令人失音。針三分。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張註】姚氏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知者。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馬註】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與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張註】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為之逆。膻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悗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于言。

【馬註】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有餘者邪氣有餘而實也。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倣此。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張註】吳氏曰。衝脉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脉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脉之血。充實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怫然狹然。不知其為何病也。王芳侯曰。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為小矣。

【馬註】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蓋承上文衝脉為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張註】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

【馬註】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張註】姚氏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竅者也。是以耳為之鳴。目無所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臥。是以足勁輕健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足勁輕健而多力。

俛音問

不循脉者分晝夜之陰陽十二月以應十二時相隨者相將而行與循

【馬註】此言髓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張註】吳氏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實、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為順也

【馬註】此善言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穴而善守之、以行補瀉之法、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則有利無害、其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為敗也

五亂第三十四

【馬註】內言氣有五亂、故名篇、

黃帝曰。經脉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脉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脉。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是謂大悗。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乱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為霍乱。乱於臂脛。則為四厥。乱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

【張註】本經邪客篇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而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貫心脉、同營氣行於脉中、以應呼吸漏下、五味篇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則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咽喉、故呼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于胸中、上出於肺、循衛氣行於脉外、以應呼吸漏下、此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宗氣兩行營衛之道、一呼一吸、脉行六度、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脉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漏下百刻、人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此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行脉中、衛行脉外、清濁之不相干也、又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此營衛相將、循行於脉外、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脉中、衛行脉外之各走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脉十二、以應十二月者、五藏六府之經脉、循度環轉、行十六丈

脉之氣各異若衛氣並脉循行則為膚脹矣胸與心肺臂腑乃經脉外內之榮衛所行之處

上古以和為知

二尺為一周也。分為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衛氣晝行於陽。夜行于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循脉之榮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脉而行。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其衛榮相隨。晝行陽而夜陰者。與脉逆行。從頭注於臂腑。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藏府之陰。與營行脉中。衛行脉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脉之榮衛與行陰行陽之榮衛相干。是以乱於胸。乱於心肺。及乱於腸胃臂腑頭也。

【馬註】此言人有五乱。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脉與四時而相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于陽。反在于陰。濁氣宜降。當在於陰。而反在於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陽性慓悍滑利。宜行于分肉之間。今晝未必行於陽經。夜未必行于陰。精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乱在胸中。是之謂大悶也。故氣乱于心。或乱於肺。或乱于腸胃。或乱于臂脛。或乱于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黄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未身寶。黄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輸。

【張註】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審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留于海。其上者走于息道。其下者注于氣街。又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脉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榮俞者。先取脉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脉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脉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俞者。先去其脉中之逆。使脉外之血氣溜注於脉中。而陰陽已和也。

【馬註】此言治五乱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脉路也。邪之来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此四語。雖為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覔標本。用葯必覔經絡。真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為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於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掌後銳後端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手心主。即厥陰心包絡經之輸穴大陵。▲掌後骨下。兩筋間陷中。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於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滎穴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人有脉則生。針三分。留七

呼灸三壯▼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之輸穴陷谷▲足次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　氣在于頭者取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于本經之大杼如取之而病尚不知又當取本經之滎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指中針三分留二呼灸三壯　氣在于臂足者當先去其臂足之血脉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滎穴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手少陽三焦經之滎穴液門▲手四指間陷中握拳取之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即液門下一寸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在足則取足陽明之滎穴內廷▲足次指外間內側陷中灸三壯針三分▼輸穴陷谷▲足次指本節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膽經之滎穴俠谿▲足四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針二分留五呼灸三壯▼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張註　徐入徐出者導氣其之來去也營衛者精氣也同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非為有餘不足乃導亂氣之相逆也○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版治血脉者著之金匱

馬註　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五亂者則其針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真有餘與不足也不過亂氣之相逆耳何必以補瀉為哉

脹論第三十五

馬註　內詳論藏府脹由脹形治法故名篇

黃帝曰脉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脉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為藏陽為府

張註　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藏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為脉脹膚脹在內則為藏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為陽脉濇為陰脉陰為藏陽為府以脉之陰陽則知藏府之脹矣

中用以字分開看

一云二者

此處必闕乃岐伯言

膻叶袒

喉主天氣咽主地氣

營氣者與衛相

馬註 此言據脈可以知脹。陰脈屬藏。而陽脈屬府也。脈見寸口。其脈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邪氣不散也。其脈濇者。以氣血澁滯也。故為脹。然脈大而堅者為陽脈。其脹在六府。脈濇而堅者為陰脈。其脹在五藏也。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張註 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脈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于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於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張註 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于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畔。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令脹氣皆在于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脹乎。此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

馬註 按黃帝時未紀。記其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則此時有宮城矣。

張註 此言衛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為脈脹膚脹。逆于陰則為空郭之脹。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膻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此衛氣逆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為太倉而居中焦。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閭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于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脈。衛氣逆于脈中。則為脈脹。若並脈而循行于分肉。則為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于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于脈中。則為脈脹。行于膚肉。則為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

將于脉外之血氣

瀉之在于膺脉而近者一瀉在于城郭而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為藏府之脹矣衛氣出于太倉故瀉胃之三里○姚氏曰營氣循脉衛氣逆為脉脹與上章之營氣順脉衛氣逆行同義○吴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為皷脹着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為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為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蒙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机漸消故久而未有不成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瀉疎理兼用斯為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朱永年曰醫者止知瀉以消脹焉知其中之門戶道路知其門戶道路可以批郤導窾矣故本經乃端本澄源之學○倪仲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液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於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于耳而為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為臭濁氣出于耳走唇舌而為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馬注 此明言脹之所舍而脹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瀉三里也夫脹不在于血脉之中亦不在于藏府之內乃在于藏府之外胸脇之內排其藏府而以胸脇為郭其皮膚亦為之脹此則脹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胸脇腹裡之內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脇為藏府之郭膻中為心主之宮城胃為太倉咽喉小腸為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為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任脉經穴▼為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脹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為脹惟衛氣逆行則並脉循分肉者始為脉脹而成為膚脹且是以胃為藏府之海而三里為胃經之合當瀉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實而工在于急瀉之也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馬注 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脹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癃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天道右旋地道左轉

順氣篇日以入月分為四

真者神

張註 吳氏曰：此衛氣逆於城郭之中，而為藏府之脹也。頗闡脹形者，闡五藏六府之脹形，始在無形而及于有形也。

馬註 此以六府之脹形言之也。▲按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大腸者諸證，與此同。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夭命。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馬註 久塞其空，虛則補之，其穴空皆正氣充塞。

張註 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為一也。逆順者，謂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相逆順而為行也。塞其空者，外無使經脈膚腠疎空，內使藏府之神氣充足，自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莫仲超曰：上節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此復曰瀉虛補實，神去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瀉之，聖人之慮深矣，學者不可不深體之。○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為神。

馬註 此言治脹之法，補瀉有得失，而醫工分高下也。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上，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張註 此言衛氣逆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脈內之榮氣相逆順而行也。陰陽相隨者，謂脈外之榮衛相將而行，陰陽清濁，有逆有順，乃得天和，應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營行於藏府經脈外內，出入陰陽，遞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穀乃化，而營衛生焉。此先論其陰陽和調，然後論厥逆之因，乃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同，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馬註 此言脹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于人身，晝行於陽經，夜行于陰經，並脈循分肉而行，出入之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藏隨時以更始，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榮衛遂失其常而留止不行，寒邪隨厥氣以上行，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耳。上文言衛氣逆為脈脹，又並脈循分肉為膚脹者，此可見矣。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張註 真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真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榮衛二氣。元真之氣，通會於腠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于形身者也。故榮衛二氣合之于真元，三合而得其厥

肓者荒脉之忽與肹同

氣也生子先天之精

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于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攻營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也○吴氏曰元真之氣天乙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于下而寒氣反逆于上矣真氣不得上合于營衛留止衛留止矣

黄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虚實工在疾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内閉針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乱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胗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張註 此論衛氣逆于内而為藏府之脹者有城郭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于内而為脹者在於宫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于肉肓而中氣穴故也故針不中氣穴則氣閉于内而不得外出針不陷肓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即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関元諸穴非谿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乱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肉理今入于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脉系衛氣陷於肓膜而入於脉絡故當取之氣穴也○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總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脉而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壓過血氣之藏于内也穴者窟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馬註 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于針之有得失也上文言脹貴于急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者三而病有不下者正以邪之陷于肉肓而中于氣穴故針之者必當中于氣穴肉肓可也蓋不中氣穴則邪氣必閉于内針不陷肉肓則邪氣不行于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乱陰陽諸経相乘而逐其脹當瀉不瀉邪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針設若不下又復始針庶可以萬全也且驗脹之退否胗脹則脹脹則瀉之胗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

馬註 別後岁切内論五液而病為水脹則必為癃故名篇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道

張注 吳氏曰此章論水穀所生之津液各走其道別而為五如五道癃閉則為水脹五別者為汗為溺為唾為淚為髓五癃者液不滲於腦而下流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而津液不化水穀留於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水溢而為水脹因以名篇上章論氣脹之因此章論水脹之因得其因則知所以治矣

岐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

張注 吳氏曰此論水穀之精別而為津為液也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五味各歸其所喜其津液各走其道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者為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流者淖澤注於骨補益腦髓灌精而濡空竅者也

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則為痛

張注 此言津之為汗也腠理者分肉之文理津隨三焦出氣淖注於皮膚肌肉之間故腠理開則汗大泄如有寒而留聚於分肉之間則排裂分肉而為痛沫者津聚而為沫也

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則為溺與氣

張注 姚氏曰此言津之為溺也天寒則腠理閉三焦之氣因濕而不行津水下流於胱膀則為溺與氣氣者膀胱為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而出者為溺藏於膀胱者化生太陽之氣憑挾為汗為溺為血為髓皆水穀津液之化伯因帝問而分別答之言津隨寒暑之氣而外內出入然一日之中有四時而飲食衣服亦有寒溫厚薄讀者不以文害義庶為得之

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耳為之聽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故欬而

高當作骨上别如字下别彼劣

泣出矣。

【張註】此論五藏六府之津液上滲於目而為泣。由心悲肺舉而出也。心為君主之官。乃五藏六府之主。耳目者上之空竅。津液之所注也。將相衛者為君主之臣使也。腎主外者。腎主藏津液。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心悲氣并者。心悲則藏府之氣皆上并於心。聽令於君主也。氣并於心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乃心之蓋也。肺舉則液上溢。肺主氣而水隨氣行也。心系與肺不能盡舉。乍上乍下。則為欬。上下則泣出矣。

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

【張註】姚氏曰。此言液之為唾也。按口問篇曰。胃脘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蓋任脉起於足少陰之陰中。而上出於廉泉。胃緩則少陰之氣不與陽明相合。反上逆於廉泉。則水液隨之。故涎唾也。

【馬註】此言五液之所由生也。伯言人之所以有津與液者。正以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上注其氣于氣海之中。積為宗氣。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者。上焦為正氣之所出。中焦為營氣之所出。下焦為衛氣之所出。其出其氣。以溫外之肌肉。充外之皮膚者為津。其在內之流而不行者為液。人之所以有汗者。正以天暑衣厚。則人之腠理開。故汗出。若有寒氣留于分肉之間。則沫聚而為痛也。人之所以有溺與氣者。正以天寒則腠理閉。內之氣與濕俱不行。其水下留于膀胱。則為前溺與後氣耳。人之所以有泣者正以五藏六府。心為之大主。而耳目肺肝脾腎皆所以輔相此心者也。▲大義見素問靈蘭秘典論十二官相使中。▼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如心悲氣并。故心系急。肺葉舉。液隨之而上溢。此泣之所由出也。蓋心系與肺不能盡舉。夲乍上而乍下者。令心系急而肺葉舉。所以欬而泣出也。人之所以有唾者。正以胃中熱則消穀。消穀之時。蟲必上下交作。穀既消盡。腸胃亦已充郭。故胃亦寬緩。胃寬則氣得上逆而升。唾斯隨氣而上出也。

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為高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

【張註】此言精液之為髓也。夫腎主藏精而主骨。和合而高者。五穀之液。與腎藏之精相和合。而滲入於骨空上行而高者。從骨空而補益腦髓。復從髓空而下流陰股。此精液淖注於骨而為髓。先上益於腦。而復下流。故曰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為高者。○姚氏曰。本經云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是謂液。又曰腎者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是穀之液。腎之精。並注於骨而為髓。髓者以腦為主。故曰和合而高者。

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瀉。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於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水脹。此

切水脹又見本經水脹論又當與前篇參看

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張註 此五液閉癃而為腰痛水脹諸病也。陰陽不和者少陰與陽明之不和也。陰陽之氣不和則液與精不合。使液溢於骨外。而下流於陰矣。液溢於外。則隨液皆減而下。是不能為髙矣。下流過度。則骨虛而腰痛脛痠矣。此髓道之閉癃也。陰陽氣道不通。則津液不得注於海。而四海閉塞矣。三焦之氣不能通瀉於肌腠而津液不化矣。濟泌之汁不得滲於膀胱而下焦脹矣。水溢於下。則上逆而為水脹矣。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馬註 此原水脹之所由成也。五穀精液。合而成為膏者滲入于骨空之中。及補益腦髓以下流于陰股。惟陰陽各經之氣不和。則液溢而下流于陰器矣。其髓液皆減而下行。下行過多。則必虛致腰背痛而脛斯時也。陰陽之氣道不通。四海閉塞。▲即海論之四海。▼三焦不能輸瀉。其精液無自而化。其水穀并居于腸胃之中。別于迴腸而不入。留于下焦而不行。不得滲入膀胱。故下焦脹而水溢。遂使水脹之病所由成也。此乃津液五別之逆順如此。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馬註 內有五閱以觀五氣及五氣為五藏之使故名。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為常。岐伯曰。脉出於氣口。色見於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經氣入藏。必當治裡。

五時天之氣也

馬註 按本紀云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

張註 莫仲超曰。此章論五藏之氣外見于五色。上通於五竅。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藏。此從內而應于外也。如從外而內。是當皮而絡。絡而脉。脉而經。經而藏。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裡。夫色見於皮膚。五藏之氣見于色者。蓋亦從經脉而出於皮膚。故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楊元如曰。色氣應天。經脉應地。五藏者在地。五行之所主也。而色見于面。此五行之氣上呈于天也。從內而外者。由藏而經脉皮膚。應地氣之上騰于天。從外而內者。由皮膚經脉而藏。應天氣之下降于地。升降出入。環轉無端。故曰經氣入藏。必當治裡。

馬註 此言五官為五藏之外閱。而五色尤驗于明堂也。夫刺法有五官。如下文鼻為肺之官。目為肝之官。口脣為脾之官。舌為心之官。耳為腎之官者是也。此五官者。可五閱以觀青黃赤白黑之五氣。正以五氣

者，乃五藏之所使，如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是也。又五時之所別，如春肝、夏心、至陰脾、秋肺、冬腎是也。但五氣所出，可以常驗五藏者，正以肺雖出于氣口，而五色必見于明堂，其五色迭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惟外經邪氣入藏，必當從裡以治之，蓋由外固可以知內，而病在于裡，不得以治外也。

帝曰：善。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辯，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

張註　莫氏曰：此論五藏之氣，應土基之博厚也。闕庭，天庭也。明堂，王者聽政之堂，猶天闕在上，王宮在下也。蕃蔽者，頰側耳門之間，猶明堂之藩屏也。方壁高基者，四方之墻壁堅固，而地基高厚也。引垂居外者，邊陲在外，為中土之保障也。此土基之平博廣大，以配五色之潤澤高明，如是者天地交而二氣亨，壽必中百歲而去。

馬註　此言五色雖決于明堂，而凡諸部博大者，壽必高而病易已也。▲按本經五色篇，雷公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即首面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安得無辨乎。▼帝以五色獨決于明堂為疑，伯言五官在外，曉然可辨，其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即兩眉之間也；庭者，額中也，即首面也，顏也，必開而張，乃立明堂以闚之。明堂者，鼻也。其明堂廣大而為蕃為蔽者，又見於外，蓋頰側謂之蕃，耳門謂之蔽，耳四周之壁既方，地角之基又高，引垂向外，五色又順，平博廣大，壽當中百歲也。設有病時，見此五色，則刺之而疾必已。蓋如是之人，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之以針而刺之也。

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

張註　官之為言司也，所以闚五臭、別五色、受五穀、知五味、聽五音，乃五藏之氣外應於五竅，而五竅之各有所司也。

馬註　此言五官之所在也。肺在內而鼻為之竅，所以司呼吸也，故為肺之官。肝在內而目為之竅，所以別五色也，故為肝之官。脾在內而口唇為之竅，所以納五穀也，故為脾之官。心在內而舌為之竅，所以辨五味也，故為心之官。腎在內而耳為之竅也，以聽五聲也，故為腎之官。

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眥青；脾病者，唇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

埤音裨　卑同

病者顴與顏黑。

【張註】莫氏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閱其五官之色證則知五藏之病矣

【馬註】此言五官可以候五藏之病也。鼻為肺之官。故肺病者當病喘息其鼻乃張。目為肝之官。故肝病者其目皆必青。唇為脾之官。故脾病者其唇必黃。舌為心之官。故心病者其舌必卷而短。顴亦必赤耳為腎之官。故腎病者。顴與顏皆黑也。

黃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何如。岐伯曰。五官不辯。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牆。牆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況加病哉。

【張註】莫氏曰此言土基埤薄者。其常色亦殆。蓋人秉天地之氣所生。得薄厚高明而后能悠久。

【馬註】此言諸部狹小者。必殆也。五藏之脉。安所從出。五藏之色。安所從見。其常色見者。而又至于危。皆帝之所疑也。伯言人之五官不可明辨。闕庭又不張。明堂又狹小。蕃蔽不可見。其墻又卑。墻下無基。垂角向外。如是者雖無病而平常尚有殆者。況加之以有病哉。

黃帝曰。五色之見於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五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張註】莫氏曰。明堂者鼻也。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言五色見于明堂。而藏府之氣各有所次之部位。此篇照應後第四十九篇之五色。此篇論天地人三才相應。後篇論藏府之氣色主病之死生。

【馬註】此言面部之左右上下。各如府藏在中央之次舍。所以可觀五色于明堂也。帝問五色見于明堂者。可以觀五藏之氣。然左右上下。各有形可驗。而一如其在中之度乎。伯言府藏之在中也。各有次舍。而面部之左右上下。悉如其在中之度耳。故可以觀而知也。▲按本經五色篇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裡也。巨屈者膝臏也。此五藏六府之部分也。此節當與五色篇圖形參看。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馬註）首節有行之逆順後分肥瘦壯幼等刺法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於物而心生之乎

（張註）此篇論人之形体厚薄血氣清濁以應天地之道逆順而行者也夫子之道應若失者謂道之幽遠難尋堅確也察于物者即物窮理心生之者豁然貫通也蓋聖人之道通乎天地而合于事物之常楊氏曰失堅者即顏子所謂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

岐伯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去矩而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工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

（張註）伯言天地之道出于自然不待勉強雖幽遠難明然不出乎規矩方圓之外臨深決水者決之去也循掘決衝者導之來也此逆順之行也楊氏曰規矩方圓天地之象也逆順者地氣左遷天道右旋也不用工力者造化之自然也

（馬註）此言鍼道一本于自然之妙也帝問鍼道畢陳若有所失而據守難堅未知由學問而熟抑亦由心而生伯言聖人之為鍼道者合于三才必有明法以起度數其法式檢押乃可傳之後世也譬之工匠必用尺寸繩墨規矩以為長短平水▲萬物之平莫過于水故曰平水▼方圓此乃自然之道其為教易行其行之逆順有常能循其法譬之臨深決水循掘決水而水易竭經可通也何也正以人之氣有滑濇血有清濁行有逆順皆有自然之妙故耳

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

重在真骨二字

少去聲

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黑色脣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為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

張注 此論形體之太過也廣肩腋者廣潤于四旁也項乃太陽之所主項肉薄而皮厚黑色者太陽之水氣盛也脣乃脾土之外候臨臨然者土氣厚大也黑者水之色血黑以濁者精水之重濁也氣濇以遲者肌肉厚而氣道滯也夫太過則能與不及則貪取貪于取與者不得中和之道過尤不及也○楊元如曰前篇論五藏之氣應土基厚薄氣色清麤此篇論形之肥瘦血之清濁以應太過不及蓋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朱濟公曰五運主中六氣主外人秉天地之運氣而生故多有太過不及

馬注 此言刺肌人之有法也各有數者各有刺針之數也深而留之者深入其針而久留之也此乃刺肥人之數而下所言貪夫侈色氣血其法宜同故并及之且其數又加益也

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疾之

張注 此論形體之不及也皮薄色少秉天氣之不足也廉廉瘦潔貌肉廉廉然薄脣輕言秉地氣之不足也血清者水清淺也氣滑者肌肉薄而氣道滑利也莫仲超曰音主長夏土氣薄故言輕朱濟公曰氣道之滑濇由肌肉之厚薄應天氣之行于地中

馬注 此言刺瘦人之有法也廉薄也疾速也言此等瘦人若深而留之則氣易脫而血易損故必淺入其針而速去之也

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為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

張注 此論平人之和調也黑白者水天之色也端正敦厚者坤之德也此得天地平和之氣故其血氣和調也常數者天地之常數也蓋以人應天地之氣而針合天地人之數也

馬注 此言刺常人之有法也常人者不肥不瘦之人也視其人之白者當調以瘦人之數黑者則用肥人之數有等端正敦厚與上貪于取與者異其血氣必和調也刺之者固不如肥人之久以留之亦不如瘦人之淺以疾之但無失其常數而已

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

谿骨屬骨肉本於骨之所生

日出而陽氣隆日西而陰氣盛

氣濁之濁當作滑

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

張注 此言年壯之士。得天真之完固也。先天之真元藏于腎。而腎主骨。天真完固。而後骨肉充滿也。真骨堅肉緩。節監監者。筋骨和而肌肉充也。監監者。卓立而不倚也。其人重濁則氣濇血濁。其人輕勁則氣滑血清。蓋元真者。乃混然之炁。已生之後。而有輕重高下之分焉。深而留之。淺而疾之。導其氣出入于外內也。

馬注 此言刺壯士真骨之有法也。有等壯士。肉少而骨粗者。其肉堅。其節緩。監監然其勢難動。此人者。其性若重。則氣必濇而血必濁。刺此者。當深其針而久留之。如肥人之數。其性若輕而勁。則氣必滑而必清。刺此者。當淺其針而疾去之。如瘦人之數也。

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毫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

張注 此言嬰兒未得天真充盛。其肉脆而血少氣弱也。襁褓乳養曰嬰。蓋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腎氣始盛。齒更髮長。男子四八。女子四七。則筋骨隆盛。肌肉滿壯。蓋形肉血氣。雖藉後天水穀之所資生。然本于先天之生原也。日再者。導陰陽血氣之生長。

馬注 此言刺嬰兒之有法也。毫針者。九針論七曰毫針。取法于毫毛。其針宜淺。其發針宜速。日再者。蓋一日之內。復再刺之。不可久留其針也。

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瀉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濇。疾瀉之則經可通也。

張注 清濁者。天地之氣也。臨深決水。循掘決衝。行之逆順也。血氣逆順而行。應天地之旋轉也。按此篇論形肉之厚薄堅脆。血氣之多少清濁。應太過不及之氣。故用針之淺深疾徐。刺法之多少補瀉。皆以針合人而導之和平。是以一篇之中。並無邪病二字。若以瀉邪論之。去經義遠矣。

馬注 此承首節而言。臨深決水。循掘決衝之義也。所謂臨深決水者。正以比人之血清氣滑者。疾瀉之。而氣逆竭。猶之臨深淵。以決放其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所謂循掘決衝者。正以比人之血濁氣濇者。疾瀉之。而經脈可通。猶之循其所掘之處。仍用力以并掘之。而水可通也。皆指瀉法而言。而自然之妙寓其中矣。

黃帝曰。脉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

頏顙者別之內竅上通天氣者也藏府之血氣後天之血

從足走腹。

張註 此言手足陰陽之脉上下外內逆順而行應地之經水也

馬註 此承首節而言脉之逆順以各經之所行者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也手之三陰從藏走手者太陰肺經從中府而走大指之少商少陰心經從極泉而走小指之少衝厥陰心包絡經從天池而走中指之中衝也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者陽明大腸經從次指商陽而走頭之迎香太陽小腸經從小指少澤而走頭之聽宮少陽三焦經從四指之關衝而走頭之絲竹空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者太陽膀胱經從頭睛明而走足少指之至陰陽明胃經從頭頭維而走足次指之厲兌少陽胆經從頭前關而走足四指之竅陰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者太陰脾經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而走腹之大包少陰腎經從足心湧泉而走腹之俞府厥陰肝經從足大指外側大敦而走腹之期門也夫手之陰經自藏而走手為順則自手而走藏為逆手之陽經自手而走頭為順則自頭而走手為逆足之陰經自足而走腹為順則自腹而走足為逆足之陽經自頭而走足為順則自足而走頭為逆所謂脉有逆順者如此

黃帝曰。少陰之脉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于頏顙。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乎日月。微于毫氂。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張註 此言血氣行於脉外以應天之道也夫司天在上在泉在下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應人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而肌肉充滿若怯然少氣者則水道不行而形氣消索矣夫衝脉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之氣皆稟于衝脉而行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陰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下出于氣街此五藏六府之血氣皆從衝脉而滲灌于脉外皮膚之間應水隨氣而運行于天表也夫少陰主先天之水火水火者精氣也衝脉並少陰之經滲三陰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是少陰之精氣又從衝脉而運行出入于經脉皮膚之外內者也故別絡結則少陰之氣不能行于跗上而跗上不動矣不動者乃少陰之氣厥于內故厥則寒矣此氣血結于脉內而不能通于脉外也故當導之以言導氣之外出也驗之以脉知精血之行也其非跗上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逆順之行者少陰之精氣滲灌于膚表而

氣也少陰之血氣先天之血氣也在心主言肺主聲由少陰之氣而后發

復運行于脉中應司天在泉之氣遶地環轉而復通貫于地中明乎日月微于毫厘者言聖人之道如日月麗天循度環轉無有毫厘差失故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撿押乃後可傳焉○楊元如曰五藏六府應五運之在中五運者神机之出入也皮膚經脉應六氣之在外六氣者左右上下環轉升降者也五藏六府之氣稟衝脉而運行于膚表應地氣之出于外也○莫仲超曰所謂衝脉者順行逆衝于經脉皮膚之外內充于形身無往不到故曰逆順之行蓋經脉之血氣順行則皮膚之氣血逆轉所以應天地運行之道也稟于五藏六府者即水穀所生之血氣流溢于中由衝脉而布散于皮膚之外少陰之氣血先天之精氣也並衝脉滲于三陰而行于脉中循足跗滲足指之諸絡而出于脉外是以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理蓋秉足少陰先天之水火也人之形體肥厚由水穀所生之血氣充膚熱肉澹滲皮毛其真骨堅肉緩節監者秉先天之精氣也皮肉筋骨營衛血氣皆本于先天後天始之血氣以資益而後能筋骨强堅肌肉豐厚是以始論人之肥瘦長短而末結衝脉少陰之出入焉

馬注 此言腎脉之下行者以衝脉入腎之絡而與之並行也夫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而獨有足少陰腎經之脉繞而下行與肝脾直行者別何也正以衝脉與之並行故耳蓋衝脉者起于足陽明胃經之氣衝穴為五藏六府之海而藏府之氣皆稟焉其上則出于頏顙滲諸陽經以灌諸經之精下注于少陰所經之大絡曰大鍾者以出于氣衝又循陰踝之內廉以入于膕中伏行䯒骨之內下至內踝之後凡所屬之別于下者並由少陰之經滲其脾腎肝之三經此則在後廉者然也其在前者伏行出于足面之跗上屬于下之湧泉入循跗以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有邪相結則跗上之脉不動不動則氣厥逆而足冷矣然何以知之導病者以言切病者以脉其跗上果非必動乃可以明不動之為逆動之為順而其有邪與否明矣

血脉絡論第三十九

馬注 內論邪在血絡及刺法異應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

張注 此承上章少陰之大絡而復論其藏府之十二絡焉玉版論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血氣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夫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是水穀所生之血氣營行于脉中者也水穀之精氣從胃之大絡注于藏府之經隧通于孫絡出于皮膚以溫肌肉此水穀所生之氣血散于脉外者也夫大絡與經脉繆處故奇邪而不在經者血絡是也上章論五藏六府之血氣少陰腎藏之精氣從中脉而出于皮膚此章謂府所生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皮膚○楊元如曰按素問繆刺篇

云邪客于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故曰奇邪者血絡是也。

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為汁者何也。發針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針而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

張注 血絡者外之絡脉孫絡。見于皮膚之間。血氣有所留積則失其外內出入之機。

岐伯曰。脉氣盛而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

張注 此言經脉之血氣。皮膚之氣血。皆出于胃府水穀之精而分走其道。所當和平者也。若經脉之脉氣盛。而皮膚之血氣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矣。○朱濟公曰。三陽之氣主于皮膚肌腠之間。血虛則脫氣者。血為氣之守也。陰陽應象論曰。陰在內。陽之守也。

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畜積。久留而不瀉者。血黑以濁。故不能射。

張注 此言經脉之內。皮膚之間。皆有此血氣。而有陰陽之分焉。經脉為陰。皮膚為陽。俱盛者。經脉外內之血氣俱盛也。如脉中之陰氣多者。其血滑。故刺之則射。如皮膚之陽氣畜積。久留而不瀉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朱濟公曰。陽氣留積。其血黑濁。血隨氣行者也。

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

張注 此言絡脉之血。由水穀之津液所化。津液注于皮膚肌腠。滲于孫絡。與血和合而化赤者也。癰疽章曰。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脉。津液和調。變化赤而為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乃注于絡脉。皆盈乃注於經脉。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蓋水穀入胃。其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復滲于孫絡。與絡脉之血。和合變化而赤為血。故新飲而液滲于絡。未和合于血。是津液未變而赤。故刺之血出清而半為汁也。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蓋言血乃水穀之津液所化。若不新飲而出為汁者。乃身中之水也。接奇邪而不在經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別絡而出于孫絡。皮膚與經脉繆處。此節論津液注于皮膚。滲于絡脉。與經脉之血和合。是皮膚孫絡。又與經脉相通。而皮膚絡脉之氣血所從来。又有一道。蓋此篇假針以明陰陽血氣之生始出入。學者當于針刺之外。細体認其義焉。

陰氣積於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

張注 此言陽分之氣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也。藏府經脈為陰。皮膚肌腠為陽。藏府之陰氣積于皮膚之陽分者。其氣因于大絡孫絡而出。血未出而氣先行者。謂藏府之氣先行。而血隨氣出者也。上節論脈絡之血。及皮膚之津液。滲入孫絡。絡脈而化赤。此言皮膚之血。因于大絡孫絡而出。是皮膚脈絡之血氣。外內相通。故下文曰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

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裡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

張注 此承上文總結陰陽外內之相合也。皮膚為表。經脈為裏。膚表之陽。得脈內之陰氣以和之。經脈之陰。得膚表之陽氣以和之。陰陽表裏之相合也。如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蒼蒼。青色也。平脈篇曰。榮氣不足。面色青。陽陰俱脫者。經脈外內之榮氣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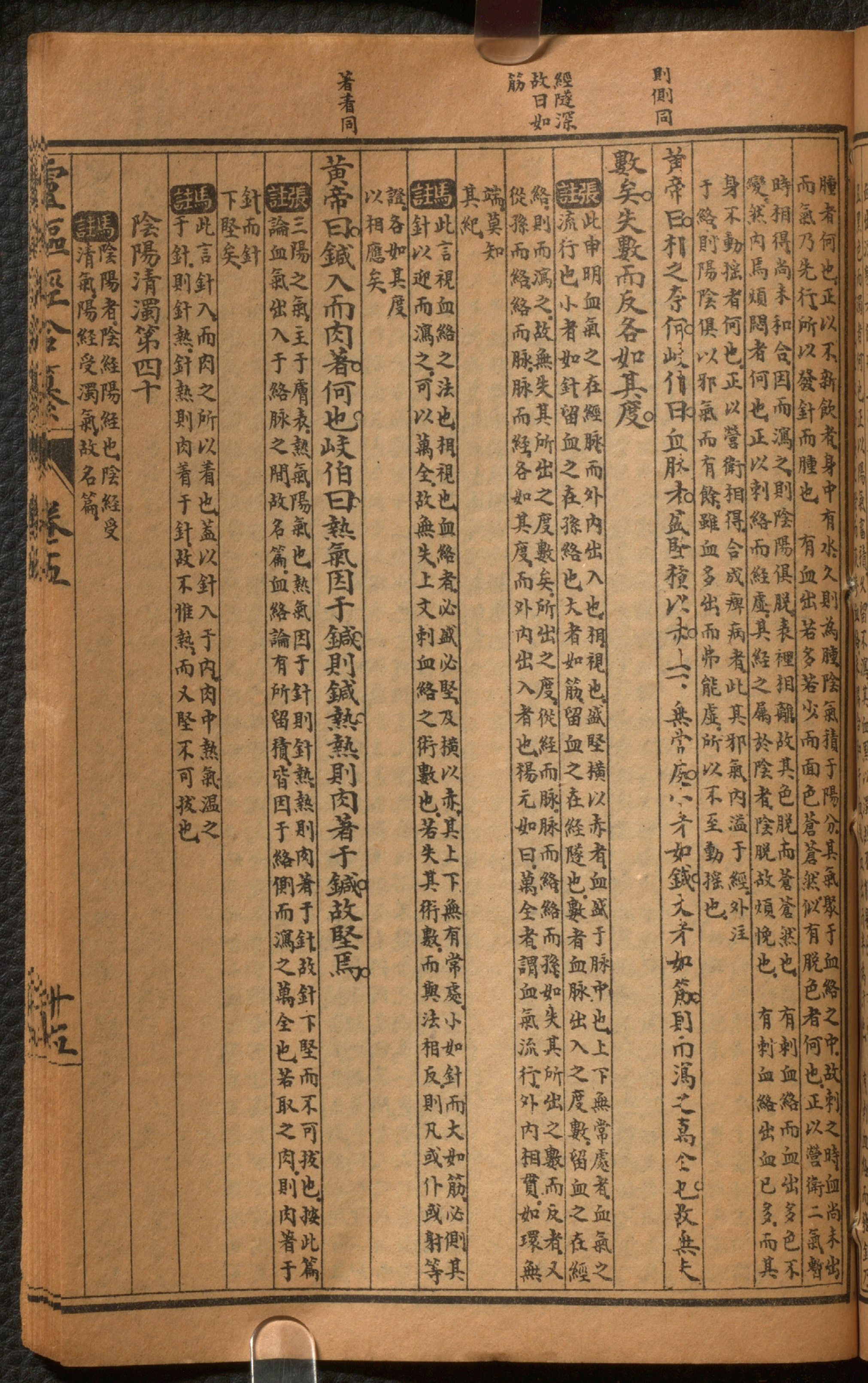
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

張注 此言陰陽俱脫而色變者。皮膚絡脈之血脫也。如血出多而色不變者。刺其絡而虛其經也。經虛之屬則陰脫矣。心主脈。而色絡主血。陰藏之血脫。故煩悶也。蓋言在外之血氣由藏府之陰。而出于經。經而脈。脈而絡也。

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者。此為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

張注 夫內為陰。外為陽。經絡為陰。皮膚為陽。此總結血氣之外內出入。相得而和合者也。自外而內者。從皮膚滲于孫脈絡脈。而內溢于經。自內而外者。從藏府之陰而出于經。從經脈而外注于絡脈皮膚。外內之相得也。如陰陽俱有餘。相合而痺閉于外內之間。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朱濟公曰。陰陽相得。而合為痺。與上文之陰陽相得同義。蓋陰陽和合。而流行則調。陰陽相得。而留滯則痺。痺者閉也。通篇論經脈血與上文之陰陽相同。止謂血出多而不動搖。倘曰陰陽相得而合為痺。是非邪病之痺明矣。

馬注 此詳言刺血絡而其應異者之義也。奇邪不正之邪也。▲奇邪在各篇不一。本經口問篇亦有奇邪二字。但口問言奇邪走於空竅。而此則奇邪走于血絡也。▼奇邪不在于經。故在于血絡也。然有刺血絡而仆者何也。正以脈有氣盛而血虛者。必瀉其氣以補其血。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也。有刺血絡而血出漂射者何也。正以血氣俱盛。而內焉陰氣多者。其血必滑。故刺之則射也。有刺血絡而血出甚少且黑色而濁者何也。正以陽氣蓄積。久留不瀉。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也。有刺血絡。而血出最清內有半清汁者何也。正以新飲之際。而液滲血絡。未得合和于血。故血出而半為汁也。有刺血絡。而發針乃



則側同

經隧深故曰如筋

著着同

腫者何也正以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為腫陰氣積于陽分其氣聚于血絡之中故刺之時血尚未出而氣乃先行所以發針而腫也　有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似有脫色者何也正以營衛二氣暫時相得尚未和合因而瀉之則陰陽俱脫表裡相離故其色脫而蒼蒼然也　有刺血絡而血出多色不變然內焉煩悶者何也正以刺絡而經虛其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悗也　有刺血絡出血已多而其身不動搖者何也正以營衛相得合成痺病者此其邪氣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則陽陰俱以邪氣而有餘雖血多出而弗能虛所以不至動搖也

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筯則而瀉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

張注　此申明血氣之在經脈而外內出入也相視也盛堅橫以赤者血盛于脈中也上下無常處者血氣之流行也小者如針留血之在孫絡也大者如筋留血之在經隧也數者血脈出入之度數留血之在經絡則而瀉之故無失其所出之度數矣所出之度從經而脈脈而絡絡而孫如失其所出之數而反者又從孫而絡絡而脈脈而經各如其度而外內出入者也楊元如曰萬全者謂血氣流行外內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

馬注　此言視血絡之法也相視也血絡者必盛必堅及橫以赤其上下無有常處小如針而大如筋必側其針以迎而瀉之可以萬全故無失上文刺血絡之術數也若失其術數而與法相反則凡或仆或射等證各如其度以相應矣

黃帝曰鍼入而肉著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堅焉

張注　三陽之氣主于膚表熱氣陽氣也熱氣因于針則針熱熱則肉着于針故針下堅而不可拔也按此篇論血氣出入于絡脈之間故名篇血絡論有所留積皆因于絡側而瀉之萬全也若取之肉則肉著于針而針下堅矣

馬注　此言針入而肉之所以着也蓋以針入于內肉中熱氣溫之于針則針熱針熱則肉着于針故不惟熱而又堅不可拔也

陰陽清濁第四十

馬注　陰陽者陰經陽經也陰經受清氣陽經受濁氣故名篇

惡去聲
夫音扶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聞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為一耳

張註 此篇論陰陽清濁交相于亂者也人之十二經脉外合十二經水內合五藏六府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故一人之身有亂氣尤天下之衆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為一耳惡有不亂者乎○楊元如曰清濁天地之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清濁相干命曰亂氣不亂則生化滅矣故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謂天下之人皆有此亂氣也

馬註 此言人之血氣不能為一所以有亂氣也經水篇言人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合為十二經脉以應十二經水如足太陽外合於清水而內屬於膀胱足少陽外合于渭水而內屬于胆之類是也所以十二經合于五行五行別為五色令與十二經水而相應則五色各異清濁必不相同矣倘其間有人之氣血如一無清無濁則欲分而應彼十二經水也奈何伯言人身之氣血必不能合之而為一也苟人之氣血可以為一則推之天下皆可以為一矣惡有氣血之亂者乎帝遂言余之所聞止就一人之身耳非聞天下之衆也伯言自一人之身而言必有亂氣猶天下之衆必有亂人其理可合之為一耳故知天下必有亂人則一人之中必有亂氣也焉得謂氣血為一哉所以必與經水之清濁不同者而相應也

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張註 六府為陽五藏為陰六府受穀者濁五藏受氣者清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謂水穀所生之清氣上出于咽喉以行呼吸清而濁者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注于海此人氣之清濁相干命曰亂氣

○莫仲超曰上節言天下之衆皆有此亂氣謂人合天地之清濁也故復曰願聞人氣之清濁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亂氣之義自其清濁相干者成之也大凡人身之氣始時受穀者六府也其府為濁纔而穀氣化為精微之氣從上而出則受此精微之氣者五藏也其藏為清惟清者注之于陰經正所謂精微之氣也惟濁者注之于陽經正所謂渣穢之物也然清濁本非二物而陰陽互相為用其陽經之濁中有清者上出于咽喉本經憂恚無言篇言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人之後喉通於六府俗謂之食喉▼其陰經之清中有濁者則其氣下憂恚無言篇言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人之前喉通于五藏俗謂之氣喉▼此喉嚨所以出清氣而濁者則下降也由下節觀之則喉嚨為上而十二經皆為下耳惟

首別字音鱉次別字如字

有形者濁無形者清

津液胆汁皆屬有形

以陰陽清濁分上下故曰上走

陰與陽不升降則清與濁始相犯而氣之所以有亂者也

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于肺濁者下走于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

張註 此論人合天地之氣也大別者應天地之大而有別也天清地濁而上下氣交故濁者有清清者有濁而人亦應之肺屬天而陽明居中土故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于胃此清濁之上下也然濁者有清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口鼻者氣出入之門戶此胃府水穀之濁生此清氣上出于口以司呼吸而應開闔者也清者有濁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肺為精水之原清中所生之津液流溢于下即所謂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下注于經者行于經隧也流溢于中者內積于海也海者下焦精髓之海也此陰陽清濁之氣交也○朱濟公曰天為陽地為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為陽水為陰故清者有濁濁者有清

馬註 此承上文而明陰經清而陽經濁濁中有清而清中有濁之義也蓋氣之大別而分者受氣者清故清者上注于肺肺為陰所以曰受氣者清而清者注陰也受穀者濁故濁者下走于胃所以曰受穀者濁而濁者注陽也且胃之清氣上出于口即咽喉為水穀之道路所以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也肺之濁氣下注于十二經而內積于膻中之氣海即喉嚨為氣之上下所以曰清而濁者則下行也馬得謂清濁為無別耶

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

張註 諸陽皆濁而手太陽獨受其濁之甚蓋手太陽小腸主受盛胃府之糟粕有形者皆濁而糟粕為濁之甚者也諸陰皆清而手太陰為五藏之長華蓋于上故手太陰獨受陰之清空竅者皮毛之汗空也手太陰主周身之氣走于空竅以司呼吸開闔應天之道也小腸主盛糟粕濟泌別汁化而為赤下行于十二經脈應地之道也脾為倉廩之官主輸運胃府水穀之精汁故諸陰皆清而足太陰獨受其濁○揚元如曰手太陰主天故獨受其清足太陰主地故獨受其濁此篇論人之陰陽清濁應合天地經水故帝曰十二經脈應十二經水伯曰天下之衆又曰氣之大別

馬註 此言陽經受濁而小腸為尤濁陰經受清而肺經為尤清然陰精雖皆受清而脾則獨受其濁也帝問諸陽經皆受濁氣何陽經獨受濁氣之甚伯言手太陽小腸經者則上承胃之所受脾之所化其水穀

尚未及分而織汚俱存此所以獨受陽經之最濁者也其為濁之濁乎且諸陰經皆受清氣何陰經獨受清氣之甚惟手太陰肺經則為五藏之華蓋獨受陰經之最清者也故肺經之清氣上走于空竅之中而其濁氣下行于十二經及內積于膻中之氣海則肺最居上所以獨受陰經之清也其為清之清乎然諸陰皆受清氣惟足太陰脾經則胃中濁氣賴以運化所謂濁其濁也其為清中之濁乎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張註　氣之滑利者應天運於外故淺而疾之濇濁者應地居于中故深而留之清濁相干者陰陽之氣交故以數調之數者天地之常數也朱濟公曰以數調之與逆順篇之無失常數同義此篇以人之清濁合天地之陰陽下章論人之形脩應天地日月水火

馬註　此言刺清濁者必分陰陽諸經而刺清濁相干則以術數而調之也清氣屬陰故陰經必清其氣必滑濁氣屬陽故陽經必濁其氣必濇此乃氣之常也然陰者主裏既曰清而濁者則下行又曰肺之濁氣下行諸經故凡刺陰經者必深其針而久留之陽者主表既曰濁而清者上出于咽又曰胃之清氣上出于口故凡刺陽經者必淺其針而疾去之其或清者不升而濁者不降乃清濁相干也當以術數而調之陰經或淺而疾之陽經或深而留之不可以為常也乃一時權變之宜耳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馬註　日者即歷書之十日也月者即歷書之一月也天與人之陰陽相合而足經應月手經應日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故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脉以應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為陽

張註　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天地合氣命之日人故身半以上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日以應火月以應水人秉先天之水火而成此形故在上者為陽以應日在下者為陰以應月十日應天之十干十二月應地之十二支是以足之十二經脉以應十二月手之十指以應十日人秉天地水火而生故與天地參也

【註】此言人身之陰陽合于天之陰陽也積陽為天故天為陽積陰為地故地為陰日為陽之精而歷家紀日者以之月為陰之精而歷家紀月者以之其以人之身而合之日月者奈何伯言人身腰已上為天腰已下為地▲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天氣交之分人氣從之王註云天樞穴在臍之兩旁天樞正當身之中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謂之氣交▼惟腰已上為天則體在腰之上者為天屬陽也惟腰已下為地則體在腰之下者為地屬陰也故足者腰之下也足有三陽三陰左右共十二經則與十二月而相應正以十二月者十二支為陰也蓋月生于水水與月皆為陰宜足之在下為陰者應之也手者腰之上也手有十指則與十日而相應每月之內有三旬每旬計十日正以每旬者乃十干為陽也蓋日主于火火與日皆為陽宜手之在上為陽者應之也

黃帝曰合之于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

【張註】歲半以上為陽而主少陽太陽歲半以下為陰而主少陰太陰猶兩儀之分四象也兩陽合明故曰陽明兩陰交盡故曰厥陰此四象而生太少中之三陰三陽也男生于寅故始于正月之少陽女生于申故始于七月之少陰陽從左故左而右陰從右故右而左○按六氣主歲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君火三之氣少陽相火四之氣太陰濕土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而四時調神論又以少陽主春太陽主夏太陰主秋少陰主冬脉解篇曰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厥陰者辰也陽明者午也少陽者申也少陰者戌也太陰者子也而本篇又以寅未主少陽卯午主太陽辰巳主陽明申丑主少陰酉子主太陰戌亥主厥陰經脉別論以肝木主春心火主夏脾土主長夏肺金主秋腎水主冬木火土金水此後天之五行也而診要經終篇又曰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天元紀論子午屬少陰丑未屬太陰巳亥屬厥陰而藏府配合支干又以子甲屬少陽膽丑乙屬厥陰肝寅辛屬太陰肺卯庚屬陽明大腸辰戊屬陽明胃巳己屬太陰脾午丙屬太陽小腸未丁屬少陰心申壬屬太陽膀胱酉癸屬少陰腎戌屬包絡相火亥屬三焦相火禁服篇以人迎應春夏一盛在少陽二盛在太陽三盛在陽明氣口應秋冬一盛在厥陰二盛在少陰三盛在太陰而陰陽別論又以少陽為一陽陽明為二陽太陽為三陽陰陽之變化無窮故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

【馬註】此言足之十二經。合十二月之十二支者。以其皆為陰也。夫十二月固以其屬十二支而為陰矣。然自正月以至六月。為陰中之陽。自七月以至十二月。為陰中之陰。但前六月之正二三月。又為陰中之少陽。故屬左足之三陽。四五六月為陰中之太陽。故屬右足之三陽。是以正月建寅。為陽之生。主左足之少陽。乃膽經脉氣所屬也。六月建未。則為右足之少陽。▲兩足第四指已上。脉氣所行。▼二月建卯。主左足之太陽。蓋自少而之大。乃膀胱經脉氣所屬也。五月建午。則為右足之太陽。▲兩足小指外側。脉氣所行。▼三月建辰。主左足之陽明。乃胃經脉氣所屬也。四月建巳。則為右足之陽明。▲兩足次指。脉氣所行。▼且陽明之義謂何。正以正二五六月為少陽太陽。而三四月居於其中。則彼兩陽合明于其前。故曰陽明也。其後七月八月九月。為陰中之陰。故屬右足之三陰。十月十一二月為陰盡陽生。故屬左足之三陰。是以七月建申。為陰之生。主右足之少陰。乃腎經脉氣所行也。十二月建丑。則為左足之少陰。▲兩足心出內踝已上。脉氣所行。▼八月建酉。主右足之太陰。乃脾經脉氣所行也。十一月建子。則為左足之太陰。▲兩足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九月建戌。主右足之厥陰。乃肝經脉氣所行也。十月建亥。則為左足之厥陰。▲兩足大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且厥陰之義謂何。正以七月八月為陰之初生。而十一十二月為陽之初生。惟九十月則為兩陰之盡。故曰厥陰也。厥者盡也。

甲主左手之少陽。巳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

【張註】太陽主日。少陽主火。故兩火并合。是為陽明。陽明者離明之象也。明兩作離。故兩火并合。兩陽合陽。是為陽明。手少陰君火主日。手太陰肺金主天。故應手之十指。此陽中有陰也。朱濟公曰。按河圖洛書五位中央。而主陽。五行之中。木火為陽。金水為陰。故甲乙丙丁戊巳為陽中之陽。庚辛壬癸為陽中之陰。

【馬註】此言手之十指。合十日之十干者。以其皆為陽也。夫十日故以其屬十干而為陽矣。然自甲至巳為陽中之陽。而自庚至癸為陽中之陰。是以甲日主在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脉氣所行也。而巳日則屬右手之少陽。▲兩手第四指外已上。脉氣所行。▼乙日主左手之太陽。以自少之太。乃小腸經脉氣所行也。而戊日則屬右手之太陽。▲兩手小指外側已上。脉氣所行。▼丙日主左手之陽明。乃大腸經脉氣所行也。而丁日則屬右手之陽明。▲兩手次指已上。脉氣所行。▼所謂陽明者。以少太二陽之火并合也。庚日主右手之少陰。乃心經脉氣所行也。而癸日則屬左手之少陰。▲兩手小指內廉上。脉氣所行。▼辛日主右手之太陰。乃肺經脉氣所行也。而壬日則屬左手之太陰。▲兩手大指內側已上。脉氣所行。▼自壬至丙皆屬左手。自丁至辛。皆屬右手。手之十指所屬者如此也。

手十指以應十日之圖



足十二經以應十二月圖



太少陰陽四象也有左右上下之位

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

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

張註 此論手足之陰陽而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上節論太少之陰陽分于左右此論太少之陰陽位于上下蓋陰陽氣交于六合之內者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此陰陽之定位手經有陰足經有陽乃上下之氣交

其於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

張註 心屬火而應日故為陽中之太陽肺居高而屬金故為陽中之少陰肝居下而屬木故為陰中之少陽腎居下而屬水故為陰中之太陰脾位中央而主坤土故為陰中之至陰五藏為陰而陰中有陽也

馬註 此結上文手足所屬之干支左右各有陰陽少太之義而至於五藏在人亦有陰陽少太之義也夫由足之十二經脈應十二月之十二支者觀之則正月左足少陽二月左足太陽三月左足陽明四月右足陽明五月右足太陽六月右足少陽則是足之屬陽經者正以足本為陰而陽經屬焉乃陰中之少陽也七月右足少陰八月右足太陰九月右足厥陰十月左足厥陰十一月左足太陰十二月左足少陰則是足之屬陰經者正以足本為陰而陰經屬焉乃陰中之太陰也由上文手之十指應十日之十干者觀之則甲主左手之少陽已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則是手之屬陽經者正以手本為陽而陽經屬焉乃陽中之太陽也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則是手之屬陰經者正以手本為陽而陰經屬焉乃陽中之少陰也夫曰手者雖腰以上而凡腰以上者不止于手皆為陽也夫曰足者雖腰以下而凡腰以下者不止于足皆為陰也其在內之五藏亦然心肺居膈之上本為陽也然心然牡藏為陽中之太陽肺為牝藏為陽中之少陰脾肝腎居膈之下本為陰也然肝為牡藏為陰中之少陽脾為牝藏為陰中之至陰腎為牝藏為陰中之太陰蓋以陰陽之大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中有太有少陽中有太有少故分之為陰陽者其妙有如是夫

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

張註 陽氣從左而右故正二三月人氣在左四五六月人氣在右陰氣從右而左故七八九月人氣在右十月十一月二月人氣在左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無刺其氣之所在蓋針刺所以取氣

故也。朱濟公曰，陰陽二氣，皆從足而生，自下而上，故止言足而不言手，蓋以從其根也。

【馬註】此言足之十二經應十二月，其左右足各有陰陽所屬，刺之者當之所慎也。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足之少陽太陽陽明，故用針者無刺左足之三陽經也。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足之陽明太陽少陽，故用針者無刺右足之三陽經也。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足之少陰太陰厥陰，故用針者無刺右足之三陰經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足之厥陰太陰少陰，故用針者無刺左足之三陰經也。夫足之十二經當知慎刺，手十二月者如此，則甲乙丙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少陽太陽陽明，可戊己日不可以刺右手之陽明太陽少陽，庚辛日不可以刺右手之少陰太陰，壬癸日不可以刺左手之太陰少陰者，可類推矣。

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馬註】按數之可十四句，又見素問陰陽離合論、五運行大論。

【張註】經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又曰：東方青色，入通于肝。此天地之五方五時五行五色以應人之五藏，非天地之陰陽也。天地之陰陽者，十干在上，地支在下，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以應人之五藏，地之十二支上呈天之六氣以應人之十二經脈。是以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天地定位，上下氣交，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陰陽變化之無窮也。朱濟公曰：有名無形者，以無形而合有形也。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手經之屬十干者，乃天地之陰陽，而非四時所次之陰陽，正以陰陽之義至賾而不可窮也。帝問五行以東方甲乙木主于時則為春，其色為蒼，其藏主肝，肝者屬足厥陰也。今乃以甲日屬左手之少陽，乃三焦經，而不以屬之肝經，則是數有不合也。伯言臣之所列陰陽者，乃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次相列之陰陽也。由此觀之，則陰陽者，在四時五行，固甲乙屬肝，而在天地之陰陽，則又可以三焦屬甲申，以三焦皆少陽，故陰陽各有名色所屬，而無形体可泥。數之可十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十為百，亦不外是；數之而可千者，此陰陽也，推之而倍千為萬，亦不外是。變化無窮，真妙矣哉。

病傳第四十二

【馬註】篇內大氣入藏，先發于何藏，何日傳何藏，即素問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故以病傳名篇。然素問以論標本病傳為一篇，本經以病本論標本，以病傳論病之所傳，非為二篇。

喬蹻同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

馬注 素問移精變氣論治之極于一得神者昌此同旨

張注 此篇論人之身體有形層之淺深有血氣之虛實是以針砭藥灸各守其一非一人之所盡行也病傳者謂邪從皮毛而發于腠理從腠理而入于經脈從經脈而傳留于五藏所謂經絡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如邪入于藏不可以致生故邪在皮毛者宜砭而去之在于脈肉筋骨者宜針而瀉之邪入于中者宜導引行氣以出之寒邪之入深者宜熨而通之邪在內而虛者止可飲以甘藥實者可用毒藥以攻之陷于下者宜灸宜啟之是以藥石灸刺導引諸方隨衆人之所病而施之非一人之所盡行者也此章教人知病傳之有淺深如可治之屬即守一勿失不使大邪入藏而成不救利濟萬物之功畢于此矣

馬注 此言諸方可行于衆病非行于一人然守一可以御萬也諸方者或導引行氣或蹻足或按摩或用灸或用熨或用刺或用焫或飲藥為醫工者可獨守一法而行之抑亦盡識而行之伯言諸方者所以治衆人之病病有不同故治之亦異也豈必于一人之病而盡用之哉故帝悟諸方雖行于衆病而醫工當知乎守一守一者合諸方而盡明之各守其一而勿失也庶于萬物之病可以畢治而無誤矣然守一之理帝能言之而其要在於生神妙哉神之為一也下文伯始及之

今余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張注 此論形與神俱病則無由入其腠理下礙血脈流傳而成不救之死證也陰陽之要者皮膚肌腠為陽血脈為陰肌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血脈者神氣之所藏也虛實者血氣之虛實也如腠理固密元真通暢血脈和調精神內守邪氣何由內入虛則傳溜入藏而不可以致生是以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以教化後世不可傳于子孫蓋言調養此神氣者乃自修之功也傾移之過者折毛發理正氣橫傾也可

治之屬者。邪尚在于皮膚肌腠之間。未至血脉傳流。大邪入藏也。此言邪在于外。猶為可治之屬。守一勿失。不使邪淄于內。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肉。其次治經脉。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蓋聞傳者生。傳之于其所勝者不治也。若夫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乃淫邪泮衍。血脉流傳。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也。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畢將服之。神自得之。所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謂不知道者。膚腠空疎。血脉虛脫。虛邪之中人也。微莫知其形。莫見其形。漸致淫邪入藏。不可以致生。夫邪之中于人也。始于皮毛。則毛髮折而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而入于腠理。腠理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是以正氣橫傾。淫邪泮衍于肌腠之間。則傳流于血脉。而內入于藏矣。蓋經脉內屬于藏府。外絡于形身。是以經脉受邪。入藏府為內所因也。淫邪泮衍于肌腠。則傷氣。傳流于血脉。而入藏則傷神。神氣並傷。故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生。是以聖人之教下也。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精神內守。病從何來。故可著于竹帛。蓋欲使天下後世子孫黎民。咸知此養生之道焉。

【馬註】此言守一之旨。在于守道以生神。故明暗異狀。而夫病當知也。▲按神之為義。有指人身之血氣言者。如素問八正神明論。所謂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有指人身自有神氣而言者。如上古天真論所謂形與神俱。積精全神。調經論所謂神有餘有不足。本針九針十二原。所謂所言節者。神氣之所游行出入也。本神篇所謂兩精相搏謂之神。怵惕思慮則傷神也。有指醫工之針法言者。如八正神明論所謂請言神。神乎神。則指上工之心法有如是也。有自醫工本身神氣言者。如終始篇所謂專意一神。寔命全形篇所謂一曰治神。皆指來針之時而言也。又如九針十二原。所謂神在秋毫。神屬勿去。寶命全形篇。針解篇所謂神無營于眾物。皆指用針之時而言也。有自病人神氣言者。如九針十二原。所謂上守神。終始篇所謂以移其神。八正神明論所謂善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針解篇所謂正其神。制其神也。有自贊揚醫工言者。如邪氣藏府病形篇。所謂知其病命曰神也。又自道之神妙而言。如天元紀大論所謂陰陽不測謂之神。然亦可以指贊揚神聖而言也。若此篇所謂神與俱成。神自得之。生神之理。乃就醫工之精神心法針法而總言之也。必神之生。然後可以行諸方。故謂之曰守一。▼帝問病有陰陽虛寔及傾移之過。▲大抵內經謂病為有過。▼可治之屬。▲凡病有可治之類。▼余皆聞之。然有變化不測浸淫相傳以至于絕敗而不可治者。乃余之未聞也。是帝本以夫病難知為疑。而伯乃以上文守一之旨為答。遂嘆道之有要。明者為醒。而暗者為瞑。果能佩而服之。則神自生。而與法俱得。然此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以傳之天下後世。蓋上達必由心悟。可以待其人而後行也。雖子孫亦不可傳之。猶梓匠輪輿。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故父不得以私諸子也。凡明此道者。如惑之解。如醉之醒。是謂昭乎如日醒也。▲惟惑與醉二端可看。得醒字。故借言之。▼昧此道者。如病之瘖無声難聞。如雲之漠無形可據。是為窅乎其如夜瞑也。何也。凡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其毫毛折。腠理開。正氣橫傾。邪氣泮行。大邪入藏而腹痛下傳。誠有易死難生者非有守一之神。焉能治若病哉。

木生酸 酸生肝 肝生筋 筋生心 木生火 而火生 土也

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馬註】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三日脇支痛。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張註】此論大邪入藏傳于其所不勝而死。蓋五藏稟五方五行之氣而生。故生于相生而死于相勝也。病先發于心。一日而傳之肺。三日而傳之肝。五日而傳之脾。皆逆傳其所不勝。再至三日不已而死。夫心為火藏。冬主水。夏主火。冬夜半者。水勝而火滅也。夏日中者。亢極而自焚也。○楊元如曰。按素問玉機真藏論。病入于五藏。逆傳于所勝。尚可按可浴可藥可灸以救之。故曰三日不已死。謂邪入于藏。猶有可已之生机。故首言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末言諸病以次相傳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蓋邪在于形層者宜刺。入于藏者止可按摩飲藥以救之。聖人救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

【馬註】此承上文而言大氣入藏者。即五藏之相尅為傳。遂以心之病傳者而先言之也。大氣入藏者。即素問標本病傳論之所謂病傳也。夫病傳者。病若先發于心。其證先心痛。以藏真通于心也。故火來乘金。一日即傳之於肺。其證當為欬。以肺之變動為欬也。又三日則四日矣。金來乘木。傳之于肝。其證當脇支痛。以肝脉循脇肋也。又五日則九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以脾主肉而肉重也。又三日則十二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屬水。而冬之夜半。其水尤勝。雖水克火。故冬死于夜半。夏屬火。而夏之日中。其火尤勝。今心火已絕。火不能持。故夏死于日中也。▲按素問言病。靈樞言藏。其寔命即藏之病也。蓋素問承上文甚者獨行而言耳▼

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馬註】標本病傳論云。肺病喘欬。三日而脇支滿痛。一日身重體痛。五日而脹。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張註】楊元如曰。肺主氣。日出而氣始隆。日入而氣收引。冬日入者。氣入而絕于內也。夏日出者。氣出而絕于外也。按止言冬夏而不言春秋者。四時之氣總屬寒暑之往來。夜半日中。陰陽之分于子午也。日出日入。陰陽之離于卯酉也。病傳之一二五日者。乃天之奇數。蓋五藏生于地之五行。而本于天干之所化。

【馬註】此言邪氣入肺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肺。其證當為喘為欬。過三日則金來乘木。傳之於肝。其證當脇支滿痛。又一日則四日矣。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身重體痛。又五日則九日矣。脾邪乘胃。其證當為脹。又十日則十九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時雖屬金。金衰不能扶也。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日出在寅。木旺火生。肺氣已絕。非火盛而死。故夏死于日出也。

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

【馬註】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脇支滿。三日體重

昳音餔日昃也

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蚤當從早

【張注】揚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弦脇支滿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脹三日腰脊小腹痛脛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蓋病先發于肝故頭目眩而脇支滿三日而之脾則体重身痛五日而之胃則脹三日而之腎則腰脊小腹痛脛痠冬日入夏蚤食乃木氣絕于卯酉金旺之時

【馬注】此言邪氣入肝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肝其證當頭目眩而脇支滿過三日則木來乘土傳之于脾其證當体重身痛又五日則八日矣脾傳于胃府其證當為脹又三日則十一日矣則土來乘水傳之于腎其證當腰脊小腹俱痛脛中覺痠正以腎脈起于足循腨內出膕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又腰為腎之府故病如是也又三日則十四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日入在申以金旺木衰故冬死于日入夏之早食在卯以木旺亦不能扶故夏死于早食也

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馬注】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張注】揚元如曰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重体痛一日而脹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三日背膂筋痛小便閉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宴食蓋病發于脾則身痛体重一日而之胃則脹二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脛痠背膀胱者膀胱附于脊背之膂筋也是以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膂筋痛小便閉人定在寅木旺而土絕也夏之晏食在亥水泛而土敗也

【馬注】此言邪氣入脾而有相傳之死期也病先發于脾其證當身痛体重一日而自傳于胃府其證當為脹又二日則三日矣土來乘水乃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腰脊痛而脛痠也又三日則六日矣腎自傳于伏膂之脉膀胱之府其證當背膂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十日則十六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人定在亥以土不勝水故冬死於人定夏之宴食在寅以木來尅土故夏死于晏食也

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

【馬注】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胻痠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昳徒結切

【張注】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胃病脹滿五日少腹腰脊痛胻痠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蓋病先發于胃故脹滿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腰脊痛胻痠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胎筋痛五日而上之心則身体重蓋心主血脉血脉者所以濡筋骨而利關節者也二乃火之生數六日者水之成數也死于二日者火之生氣絕也死于六日者水乘而火滅也故冬夜半者即水乘火滅之義

夏日晏者亦太陽之生氣絶也朱濟公曰冬主水夏主火日晏者盛而始虧之時

馬註 此言邪氣入胃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胃病者其證當脹滿五日則胃傳于腎其證當少腰腹脊痛而䯒痠也又三日則八日矣腎病自傳于府其證當背胎筋痛而小便自閉也又五日則十三日矣又上而傳之于心其證當心痛心也又二日則十五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半夜屬子土不勝水故冬死于半夏之日昳在未土氣正衰故夏死于日昳也▲按標本病傳論云五日身体重與此五日而上之心者不同又六日不已死與此二日不已死亦不同下節大抵皆然

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馬註 標本病傳論云腎病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張註 按素問標本病傳論曰腎病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二日不已死蓋病先發于腎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而之膂膀胱則背胎筋痛小便閉三日而上之心則脹脹蓋足少陰腎脉下絡膀胱上從腹注胸中入肺絡心此邪入于藏亦從血脉流傳也上節病在心故身體重此從膀胱而上傳於心復從心而下傳小腸故腹脹也冬大晨者乃寅卯本旺之時木狂則洩其水之氣矣夏晏晡上氣所主之時土尅水也三日者水火之生氣並絶二日者火之生氣絶也蓋病之且死有死于先發之藏氣絶者有死于所傳之藏氣絶者是以靈素經中少有不同學者自當理會

馬註 此言邪氣入腎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腎病者其證當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則自傳于膀胱之府其證當背胎筋痛而小便亦閉也又三日則六日矣水來勝火膀胱上而之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三日則九日矣心自傳小腸之府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二日則十一日矣其病不已則死但冬之大明在寅木夏之晏晡以向昏土能尅水故冬死于大晨而夏死于晏晡也

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馬註 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

張註 按標本病傳論云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腹脹一日身體痛二日不已死蓋病發于膀胱故小便閉五日而之腎則少腹脹腰脊痛䯒痠一日而之小腸則腹脹一日而之心故身体痛也冬雞鳴夏下晡即上節大晨晏晡之時也按五藏相傳而有膀胱胃府者胃居中央為水穀之海乃五藏之生原太陽為諸陽主氣也

馬註 此言邪入膀胱而有相傳之死期也膀胱病者其證當小便閉五日則自傳于腎其證當少腹脹腰脊痛而䯒痠也又一日則六日矣水來乘火腎傳之小腸其證當小腹脹也又一日則七日矣又傳傳之

焫與爇同 甚當作盛 予當作與

於心其證當心痛也又二日則九日矣其病不已死但冬之雞鳴在丑丑土尅水故冬死於雞鳴夏之下晡在申金衰不能生水故夏死于下晡也

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馬註】標本病傳論同按難經五十三難七傳者死間藏者生與此篇大義同

【張註】玉機真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不勝病乃死故如是者乃逆傳其所勝皆有死期不可刺也如間一藏者乃心傳之肝肺傳之脾子行乘母也間二藏者心傳之脾肺傳之腎乃母行乘子子母之氣互相資生者也間三藏者心傳之腎肺傳之心從所不勝來者為微邪也按五藏間傳止有間三而無間四所謂間四藏者以藏傳之府而府復傳之于他藏蓋府亦可以名藏也○揚元如曰按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蓋藏貨物入府故府亦可以名藏

【馬註】此結言相傳而為甚者死不可刺間藏而為生者可刺之也諸經之病皆有相尅之次是相傳為病之甚甚者獨行故有死期不可刺若間傳而為相生則間一藏為始及三四藏是乃相生之次所為間者并行乃可刺以治之也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馬註】內有淫邪泮衍使人臥不得安而發夢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邪淫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瀉之立已【馬註】按陰氣盛至肺氣盛又見素問脉要精微論外方盛衰論亦有諸夢

大氣淫邪也正氣也虛邪動形故從血脉傳流而入藏正邪病氣故與榮衛俱行與魂魄飛揚邪氣從外襲內故曰反從母者金火交擊也

【張註】此承上章論淫邪泮衍而有虛邪正邪之別也虛邪者虛鄉不正之淫邪中人多死正邪者風雨寒暑天之正氣也夫虛邪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以上章之淫邪泮衍血脉傳溜大氣入藏不可以致生者虛邪之中人也此章論正邪從外襲內若有若無而未有定舍與營衛俱行于外內肌腠募原之間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夫邪之折毛反理邪從皮毛入而發于腠理之間腠理者在外膚肉之文理在內藏府募原之肉理衛氣所遊行出入之理路也是以淫邪泮衍與榮衛俱行行于募原之肉理則反淫于藏矣夫心藏神腎藏精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為之魄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也與魂魄飛揚而喜夢者與五藏之神氣飛揚也府為陽而主外藏為陰而主內邪氣與榮衛俱行于藏府募原之間故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而不足於外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今反淫于藏則有餘于內而五藏之陰氣盛矣陰氣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燔焫此心腎之有餘也陰陽俱有餘則心氣并於肺腎氣并于肝而夢相殺相殺者從外交擊也此肝肺之有餘也夫魂遊魄降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此魂魄之有餘于上下也飢則夢取飽則夢予是脾胃之有餘不足也此邪與五藏之神氣遊行而形之于夢也如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悲心氣盛則夢笑脾氣盛則夢歌樂腎氣盛則夢腰脊不屬此邪干五形藏而形之于夢也凡此十二盛者乃氣淫于夢有餘于內故瀉之立已

【馬註】此承前篇而發淫邪泮衍之義先以藏府十二盛之發夢者言之也淫邪者非另有其邪即後篇燥溼寒暑風雨之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及淫於藏府即前篇之大氣入藏也與營為陰氣衛為陽氣者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多發為夢此邪淫之于府則府主外其外為有餘而內則不足此邪淫之于藏則藏主內其內當有餘而外則不足試以有餘者觀之陰氣者營氣也營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有恐懼之狀蓋大水屬陰故也陽氣者衛氣也衛氣盛則夢見大火而有燔焫之勢蓋大火屬陽故也若陰陽俱盛則營衛二氣皆盛也內外有餘陰陽相爭其夢主于相殺且手部屬陽故上部邪盛則夢飛揚足部屬陰故下部邪盛則夢墮墜如飢至太甚則夢有所取如飽至太甚則夢有所與肝之邪盛則夢多怒以肝之至為怒也肺之邪盛則夢恐懼哭泣而飛揚以肺之聲為哭也心之邪盛則夢善笑而恐畏以心之聲為笑而其志主于憂也脾之邪盛則夢歌樂及體重不能舉以脾之聲為歌而其體主肉也腎之邪盛則夢腰脊兩解不相連屬以腰為腎之府也凡此十二盛者在府則有餘於外在藏則有餘於內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針以瀉之其邪可立已矣蓋府夢瀉府藏夢瀉藏也

厥氣客于心則夢見邱山烟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

窌音教地藏也窌力交切

濟公曰心為丹邱

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胆則夢鬭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内。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䐈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張注 夫邪之所腠。其正必虛。上章論邪氣之有餘。此論正氣之不足。厥氣者。虛氣厥逆于藏府之間。客者。薄于藏府之外也。客于心則夢邱山烟火。心屬火而心氣虛也。客于肺則夢飛揚。肺主氣而肺氣虛也。金鐵之奇物。金氣虛而見異象也。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肝氣之變幻也。客于脾則夢邱陵大澤。土虛而水泛也。脾者營之居也。名曰器。夫形謂之器。脾主肌肉。形骸乃人之器宇。夢風雨壞屋者。脾氣虛而為風雨所壞也。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腎氣虛陷也。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太陽之氣虛行也。客于胃則夢飲食。虛則夢取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田野者水穀之所生也。大腸為傳導之官。主受水穀之餘。濟泌別汁止夢見田野者。大腸之氣虛也。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夫聚邑衝衢乃通聚貨物之處。小腸受盛化物止夢見衝邑者。小腸之氣虛也。胆為中正之官。決斷出焉。故厥氣客于胆則夢鬭訟自剖。客于陰氣則夢接内。精氣洩也。三陽之氣皆循項而上于頭。故頭為諸陽之首。客于項則陽氣不能上于頭。故夢斬截其首也。客于脛則夢行走不前。脛氣虛也。足為陰。深居地窌苑中。地氣下陷也。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者。手足不寍也。客于胞則夢溲。前溺。客于䐈腸則夢後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嗟乎。人生夢境耳。得其生神之理。則神與俱成。如醉之醒。如夢之覺。若迷而不寤。瘠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矣。

馬注 此舉藏府之十五不足。而發之為夢者言之也。厥氣者。即下篇之陰陽喜怒飲食起居。凡藏府内傷之邪也。其邪氣客于心。則夢見山林煙火。以心屬火也。邪氣客于肺。則夢飛揚及金鐵之奇物。以肺屬金也。邪氣客于肝。則夢見山林樹木。以肝屬木也。邪氣客于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以脾屬土也。邪氣客于腎。則夢臨于深淵。或沒居于水中。以腎屬水也。邪氣客于膀胱。則夢出遊行。以膀胱經徧行頭項背腰胻足也。邪氣客于胃。則夢飲食。以胃主納食也。邪氣客于大腸。則夢田野。以大腸為傳道之官。其曲折廣大似田野也。邪氣客于小腸。則夢會聚之邑居。或衝要之道衢。以小腸為受盛之官。其物之所聚。似邑衢也。邪氣客于胆。則夢鬭訟自刳。以胆屬木。脾主土與肉。木能尅土。而肉傷也。邪氣客于陰器則夢接内。以陰為氣。作强之官也。邪氣客于項。則夢斬首。以項為邪所傷也。邪氣客于足脛。則夢行走不能前及居深地窌苑中。以脛為邪所傷。行走不能也。邪氣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以拜起主于股肱也。邪氣客于胞䐈。以膀胱為胞䐈之室。而胞䐈在膀胱之内。故邪客之。則溲便也。凡此十五不足者。在府則不足于内。在藏則不足于外。凡有夢至時。即知其邪之在何藏府。遂用針以補之。其邪可立已矣。蓋府夢補藏。藏夢補府也。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長上聲

玉師曰天有一日之四時人有一歲之四時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溼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

馬註 內有一日分為四時故名篇

張註 此章論陽氣晝夜出入應四時之生長收藏五藏主五運于中而外合木火土金水之五氣人之百病不出于外內二因燥溼風雨寒暑外因于天之六氣氣合于有形而為病藉人氣之生長以慧安蓋六淫之邪外合于形而病形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內因于人之失調得之于藏而有病名如傷喜則得之于心而有心病矣傷怒則得之于肝而有肝病矣傷悲則得之于肺而有肺病矣傷恐則得之于腎而有腎病矣傷于飲食則得之脾胃而有脾胃之病矣是必以藏氣之所勝時者起蓋內因之病得之于藏而病藏也此論人之正氣合天地之陰陽五行人氣盛可以勝天之淫邪得地之五行可以起人之藏病人與天地參合而互相資助者也

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

張註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歲之四時天地之陰陽出入也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一日之四時人氣之陰陽出入也人氣生則病衰氣長則安氣衰則病加氣藏則甚此邪正之氣交相勝負人之正氣可以勝天之淫邪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養一日之氣以應天之四時順天地之四時以調養其精氣可以壽敝天地

馬註 此言百病皆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也夫百病必始于外感內傷故燥溼寒暑風雨者外感也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內傷也邪氣相合于藏而病形成得其分藏而病者別然病雖不同大抵旦慧晝安夕加夜甚帝之所以疑也伯言一日之間合于四時之氣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半夜為冬故人氣者衛氣也衛氣為陽氣朝則出于目自足太陽經之睛明穴以行于足手陽經其氣始生于朝故病氣者邪氣也邪氣不能敵人衛氣而旦時乃爽慧焉日中則衛氣漸長而猶能勝邪故能安夕則衛氣行于陽經者周而將入于陰經其氣始衰彼邪氣盛衛氣而始生故病加夜半則衛氣行于陰經全入于藏彼邪氣獨居于身故身不能支而病甚也▲人氣為衛氣之義見素問生氣通天論及本經衛氣行篇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

【張註】此言因于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者五藏獨主其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如肝病不能勝申酉時之金氣心病不能勝亥子時之水氣脾病不能勝寅卯時之木氣肺病不能勝巳午時之火氣腎病不能勝辰戌丑未時之土氣是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也如肝病至辰戌丑未時而起心病至申酉時而起脾病至亥子時而起肺病至寅卯時而起腎病至巳午時而起以其所勝時而起也故良工順天之時以調養五行之氣則病之起可與之期若不知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理者不可以為工矣

【馬註】此言病有不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之由而惟上工則能順其時也帝疑病有旦晝或加或甚而夕夜或慧或安者故伯言此乃藏氣獨主其病而不應一日分為四時之氣也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肺病不能勝晝之火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心病不能勝夜之水故為加為甚也若人之藏氣能勝時之氣如肺氣能勝旦之木腎氣能勝晝之火心氣能勝夕之金脾氣能勝夜之水故至于慧且安也治之者能順其時如脾病不能勝旦之木則補脾而瀉肝肺病不能勝晝之火則補肺而瀉心肝病不能勝夕之金則補肝而瀉肺心病不能勝夜之水則補心而瀉腎斯病可與期也彼粗工者則逆之而已惡足以知此

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為五變

缺岐伯曰

【張註】此言五藏之氣應天之四時五音五色五味也五藏有五變者有五時五行五音五色之變異五變有五輸者一藏之中有春刺滎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之五輸故五五有二十五輸以應五時也肝屬木心屬火故為牡藏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故為牝藏

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

玉師曰五俞者井滎俞經合而合于四時五藏之氣

大腸乃肺之府與胃皆屬陽明

六府之井滎俞經原合乃金水木火土王子芳曰天地相合而后成三千年之一紀六十歲為一周

張註此五藏之氣應天之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也腎者主封藏之本藏主冬此腎合冬藏之氣也肝主色色主春此肝合春生之氣也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時主夏心合夏長之氣也土數五五者音也音主長夏脾合長夏之氣也五味入口藏于腸胃陽明主秋金之氣味主秋腸胃合秋收之氣也土五藏之氣應五時之變而取之五俞各有所主也春刺滎夏刺輸長夏刺經秋刺合冬刺井皆從子以透發母氣

馬註此詳言刺五藏者有五變五變主于五輸也法有不同之謂變五輸者即井滎輸經合也刺五藏而有五變者以五藏有不同也肝為陰中之陽心為陽中之陽故皆称曰牡藏脾為陰中之至陰肺為陽中之陰腎為陰中之陰故皆称曰牝藏其各藏之曰色曰時曰音曰味曰日不同如此是之謂五變也然五變主于五輸者何也蓋五藏主于冬故凡病在于藏者必取五藏之井如肝取大敦心取少衝之類色主于春故凡病在于色者取必五藏之滎如肝取行間心取少府之類時主于夏故凡病時閒時甚者必取五藏之輸如肝取太衝心取神門之類音主于長夏故凡病在于音者必取五藏之經如肝取中封心取靈道之類味主于秋故凡病在于胃及飲食不節得病者必取五藏之合如肝取曲泉心取少海之類是之謂五變以主五輸所謂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者如此

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

馬註按後世針灸書言陽經之俞即為原陰經俞并于原故治原即所以治俞今考此節以經穴治之可以代原則後世以俞穴代之者非經旨也

張註此六府之應五時也春令木夏令火長夏主土秋令金冬令水此五時之合于五行也肝藏木心藏火脾藏土肺藏金腎藏水此五藏之合于五行也井主木滎主火俞主土經主金合主水此五輸之合于五行也六府有原穴故不應五時以經與原合之則合于五行以應六六三十六之數矣蓋木火土金水地之五行也以生人之五藏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以合人之六府六氣者木火土金水火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是以六氣之中有二火以六氣合六府六府有六輸故應六六三十六之數以經火與原火合之則又合五行之數矣此陰陽離合之道五行變化之机天地生成之妙用也

馬註此言六府之原穴不應五時而以經合之遂成三十六輸之數也帝疑五藏無原穴六府有原穴今治之者乃刺五俞而不及原則諸原與五時何合而于以足六輸之數伯言井滎輸經合合于五時惟六府之原獨不應于五時故治病者以經穴合之如大腸取合谷之類以應六輸之數故六六三十六輸而治府之法在是矣

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滎病時閒時甚者取之輸病變於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靈素經中多有復問以補未盡之意者

張注 前節論五藏之氣應于五時而取之五輸各有所主此復論五藏之病合于五輸而各有所取也藏者陰也裡也腎治于裡故病在常者取之井以瀉冬藏之氣肝氣春而主色故病變于色者取之滎時間時甚者火之動象神之變也故取之輸脾主土其數五其音宮宮為五音之主音故變于音者取之經肺與陽明主秋金之令飲入于胃上輸于肺食氣于胃淫精于脉脉氣流經經氣歸于肺肺朝百脉輸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氣于府而通于四藏是入胃之飲食由肺氣通調輸布而生此榮衛血脉故經滿而血者病在胃飲食不節者肺氣不能轉輸而得病也按靈素經中凡論五藏必兼論胃府以胃為五藏之生原也肺與陽明並主秋令此章以府合藏而藏合于四時五行味主秋則秋令所主之藏府皆稟于中矣

馬注 此申言五變治五輸之義也本節釋義已具上第三節中

外揣第四十五

馬注 內有司內揣外故名篇

黄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

張注 此章帝以九針之道合而為一以應天道夫九針者始于一以應天二以應地三以應人四以應時五以應音六以應律七以應星八以應風九以應野始于一而終于九者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也然道之要惟一而後能貫通故九針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散無極今欲如毫毛之繁雜者渾束為一可乎

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黄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

張注 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夫惟道而已矣故非獨針道治國亦然伯以九針之道合于陰陽推之可千可萬合之惟歸于一尤庖犧氏之卦象有變易不易之理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乎此

此論上下若從鼓之相應

此論外內若桴鼓之相應

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

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

張注 此言渾束而為一者合于天之道也日月麗天遶地環轉不失其光明之影司天在上在泉在下如水與鏡不失其照應之形動靜有常剛柔推盪如鼓與響不失其傳應之聲言天道也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者外可以揣內內可以揣外外內相應天地之道也

黃帝曰窘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應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馬注 刺節真邪論及素問靈蘭秘典論皆藏此室

張注 此言天地之道而合于人道也夫六氣主外天之道也五運主內地之道也而人亦應之六氣運行于上下以應十二經脈如升降息則氣立孤危五運出入于外內以應五藏之氣如出入廢則神机化滅是以五音五色之彰明于外者五藏之氣著也如五藏波蕩于內則五音不彰五色不明矣此外內相襲若桴鼓影响之相應也遠者司外揣內應天之道也近者司內揣外應地之道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藏之靈蘭秘室不敢妄泄也○楊元如曰始云高不可為蓋謂天之覆蓋于上也又曰天地之蓋謂天包乎地之外上下合而為蓋也此章始論合束為一以應天道然後提出天地陰陽上下外內猶卦象之始于一而成兩奇偶相合而為三三而三之成九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鐘之數是九針之道合于天地人事四時之變如雜之毫毛若渾然為一復歸于天道之極無也○朱濟公曰九針者有九針之名有九針之式合而為一是為微針矣此篇照應首章之義

馬注 此言九針之要欲渾束為一者惟至明而已夫九針者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其深不可以為下其高不可以為蓋恍惚恍惚其妙無窮泛溢漫散其流無極上合天道四時中合人事然而未得其要道茲欲雜如毫毛之繁者而渾束為一帝之所以問也伯言針道固然治國亦然皆有要道務使小大深淺合之而為一焉可也觀之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應不失其声故一動搖之間則相應相和而盡得其情矣帝知伯之所言不過至明以察陰陽而已乃言人身之陰陽雖昭昭小明亦不可蔽正以其不失陰陽之義也惟合陰陽而察之切陰陽而驗之見陰陽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則據五音五色而五藏盡明矣設使五音不能彰五色不能明則陰陽不明而五藏在人身者如水波蕩然紊乱無紀故必知內外有相襲之妙真若桴鼓聲响形影之相合則人身之音與色是之謂遠可以言

勝平聲 數上聲 為去聲

外也而即外可以揣五藏之在內者人身之五藏是之謂近可以言內也而即內可以揣音與色之在外者此乃陰陽之極天地之蓋不可以輕泄之也

五變第四十六

【馬註】末節有五變之紀故名篇大義見末節下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癉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張註】馬仲化曰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馬註】此言人之感邪同而病否異者非天之有私而人有避不避之異也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

理者之理當作行　下經曰膕肉不堅者皮緩　經云水道不行則形氣消索

張註 此章論因形而生病乃感六氣之化有五變之紀也夫形之皮膚肌腠筋骨有厚薄堅脆之不同故邪舍有淺深而其病各異即五藏之病消癉腸胃之有積聚亦因形之皮膚肌肉而病及于內也故以木之皮汁堅脆多少方之陰陽者木之枝幹皮肉也交節而缺斧斤者比人之皮弛肉脆而骨節堅剛也是以一木之中尚有堅脆之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耶木之皮薄枝脆者比人之皮不緻密膚腠疎也木之多汁少汁者比皮膚之津液多少也木之蚤花先葉者木氣外數而不禁風霜也潰散也落滲也皮薄多汁者遇久陰淫雨則潰而漉剛脆之木遇卒風暴起則枝折杌傷蓋汁多者不宜陰雨剛脆者又忌暴風以比人之腠理疏者漉汗剛直多怒者消癉也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之剛危者易傷而堅者未成傷也故人之常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而常為病也○朱永年曰本枝者比人之四肢本經曰中於陰常從䯒臂始是以上古之人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養其四體也

馬註 此言人之感邪成病者以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也帝問一時遇風同時得病而病有各異除不病者言也少俞言人之所以感于邪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耳試觀一木之中尚有堅脆故匠人斲削者有斧斤之所不能入蓋以堅者必剛也有斧斤所加而木皮即弛者蓋以弛者必脆也不惟一木堅脆不同凡木生之皮有厚薄汁有多少者盍能同哉是以木之有花與葉而蚤發先生者不惟四時之難歷也遇春霜烈風亦花落而葉萎矣木之質脆皮薄者遇久曝大旱亦枝枯而葉萎矣木之皮薄汁多者遇久陰淫雨亦皮漬而漉矣▲濕腐為漉▼時或有卒風暴起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枝折而杌傷矣時達秋霜疾風則不分剛脆之木亦根搖而葉落矣凡此五者尚為風所傷況于人乎然以人應木者正以木之所傷皆傷其枝枝有堅脆而堅者不至于有傷蓋必先傷其枝而後皮汁漸傷也人有常病于風者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而後漸入于腑臟耳何以異于木之先傷其枝者哉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膕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

張註 朱永年曰此言皮不緻密肉理粗疎致風邪厥逆於內而為漉漉之汗蓋津液充于皮腠之間皮潰理疏則津洩而為汗矣委中之下曰膕太陽之部分也蓋太陽之氣主于皮膚如膕肉不堅而無分理無分理者粗理也粗理而皮不緻密則腠理疎而渾然汗出矣倪冲之曰太陽之津氣運行於膚表如天道之渾然水隨氣行者也故皮不密則氣泄氣泄則津亦洩矣

馬註 此承上文而言善病風厥者以其腠理之疎也素問陰陽別論評熱病論篇皆有風厥素問瘧論及本經逆順篇皆言無刺漉漉之汗則風厥者其汗必漉漉然也少俞言肉不堅則腠理必疎為能病風然所以驗其肉之不堅者惟腓腸之上膝後曲處為膕乃委中穴所在也其肉不堅而無分理者其理必粗粗理而皮不堅緻則一身之腠理必疎所以善病風厥也此乃言其肉之渾然者則皮必密理不疎尚何

病風之有

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皮膚薄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胸中畜積血氣逆留䐜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

張注 消癉者癉熱而消渴消瘦也邪氣藏府篇曰五藏之脈微小為消癉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皆柔弱則津液竭而善病消癉矣夫形体者五藏之外合也薄皮膚而肌肉弱則五藏皆柔弱矣夫柔弱者必有剛強謂形質弱而性氣剛也故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其氣有長衝直揚之勢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而血積于胸中氣逆留則充塞于肌肉血畜積則脈道不行血氣留積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蓋肌肉弱則五藏皆柔暴剛則多怒而氣上逆矣○朱永年曰按本經有五藏之消癉有肌肉之消癉五藏之消癉津液内消而消渴也肌肉之消癉肌肉外消而消瘦也蓋因于内者必及于外因于外者必及于内形体五藏外内之相合也○高士宗曰按平脈篇云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胸膈蓋精血少則氣逆反上奔故曰柔弱者必有剛強謂五藏之精質柔弱而氣反剛強是柔者愈弱而剛者愈強剛柔之不和也

馬注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消癉者以其心則剛強而五藏與肌肉則肉弱也消癉者多肌渴而肉瘦癉則内熱也少俞言此人者五藏柔弱心則剛強剛強多怒五藏柔弱則易傷耳何也正以其皮膚甚薄肌肉甚弱其目堅固以深其人甚剛有長衝直揚之勢故心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血為之積▲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于上▼氣為之留皮膚肌肉為之充塞而血脈不能通所以蒸而為熱熱則消肌膚而消癉之病成矣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䐃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汙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

䐃音窘 懦音糯

張註　此言骨小肉弱者善病寒熱也夫腎主骨顴者腎之外候也故顴骨為骨之本顴大則周身之骨皆大顴小則知其骨小也䐃者肉之指標也懦懦柔弱也臂薄者股肱之大肉不豐也地色者地閣之色殆不與天地同色此土氣之卑污也髓者骨之充也骨小則其髓不滿矣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骨小皮薄則陰陽兩虛矣陽虛則生寒陰虛則發熱故其人骨小皮薄者善病寒熱也○倪冲之曰津液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膚理淖澤注于骨補益腦髓潤澤皮膚如臂薄者通體之皮肉薄弱矣皮肉薄弱則津液竭少故曰臂薄者其髓不滿○高士宗曰邪在皮膚則發熱深入于骨則發寒

馬註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寒熱者以其骨小肉弱色濁髓枯也蓋欲知骨小必驗顴骨顴骨者目下高骨乃骨之本也即顴有大小而周身之骨大小可驗則骨小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肉弱必驗周身之肉與兩手之臂今皮膚既薄而其肉無䐃無䐃者肉無分理也其臂懦懦然而弱則肉弱者所以易病寒熱也而有天地人三部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也汗然甚濁獨異于上中二部其色濁者所以易病寒熱也欲知髓之虛滿又驗臂之厚薄故臂薄者其骨必小其髓不滿惟髓不滿則腦為髓之腑凡風池風府內通于腦而邪易入之所以易病寒熱也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張註　此言理粗而肉不堅者善病痺也理者肌肉之文理如粗務而不緻密則邪留而為痺夫皮脈肉筋骨五藏之分部也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故各視其部則知痺之高下蓋心肺之痺在高肝腎脾痺在下也

馬註　此承首節而言善病痺者其人理粗肉䐃而痺之所成其高下各視乎分部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蓄積留止大聚乃起

張註　朱永年曰此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腸胃之惡也夫皮膚薄而氣不充身澤毛肉不堅而津液不能淖澤如此則腸胃惡蓋津液血氣腸胃之所生也惡則邪氣留止而成積聚乃傷皮胃之間若再飲食之寒溫不節邪氣稍至即畜積而大聚乃起夫腸乃胃之合而主皮主氣胃乃脾之合而主肉主津故皮膚薄而肉不堅則氣不充而津液不淖澤矣氣不充而液不澤則毫毛開而腠理疎疏則邪氣留止漸溜於腸胃之間而成積聚矣

【馬註】此承首節而言善病腸中積聚者以其腸胃之惡也▲惡者猶俗云不好也▼蓋欲知腸胃之惡必驗之皮膚之薄而不潤澤不潤澤者無血也其肉不堅而反為淖澤淖澤者推之則移也如此則其在內之腸胃必惡惡則風寒暑濕之邪氣留止積聚以傷腸胃其衣食寒暖又不以次所以邪氣漸至而畜積留止至于大聚從此而日成矣▲大義詳見百病始生篇第六十六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張註】風雨寒暑運行之六氣也六氣在外以病形故當先立其年以知其時之六氣如辰戌之歲太陽司天二之客氣乃陽明燥金主氣乃少陰君火此主氣勝臨御之氣值此時氣高而病必起起者即帝所謂或復還也如三之客氣乃太陽寒水主氣乃少陽相火四之客氣乃厥陰風木主氣乃太陰濕土五之客氣乃少陰君火主氣乃陽明燥金終之客氣乃太陰濕土主氣乃太陽寒水值時氣下而為客氣所勝故其病必殆殆將也時氣下而不能勝則病將留止即帝所謂或留止也蓋風雨寒暑乃臨御之化六期環轉客於形而為病故必因時氣以勝之此論六氣之在外也陷下者陷于腸胃之間而成積聚也衝通者五運之氣通出於外而衝散其病氣也如太陽寒水司天而五運乃太宮土運此在內之運氣勝之故病亦不通留止也蓋六氣在外以應天之三陰三陽五運主中以應地之五行人之五藏此藏氣勝歲氣故雖不陷下病留止于外者亦能衝通而散蓋六氣主升降于上下五運主出入於外內者也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夫皮膚肌腠曰形腠者皮膚肌肉之文理乃榮衛出入之道路此病形而不病氣者也如病氣則與榮衛俱行淫于內而與魂魄飛陽矣如傳溜于血脈則入藏府為內所因矣此病形而不病氣亦不溜于脉中故為漉汗消癉寒熱留痺積聚五者之病即陷于內乃傷脾胃之間郛郭之中而不及于藏府此奇邪淫溢或病形或病氣或溜于血脉或入于藏府病之變化者不可以勝數也是以傷寒論六篇首論三陰三陽之氣以及六經之證然亦有病形而不病氣者故太陽篇中曰形作傷寒蓋在天成氣在地成形此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臨病人以觀邪之中人或病氣或病形或溜于血脉或入于藏府以知病之輕重人之死生者必明乎此○朱氏曰素問歲運諸篇有客氣勝主氣而為民病者主氣勝客氣而為民病者有六氣勝五運而為民病者五運勝六氣而為民病者此槩論歲運之太過不及也此篇論人之皮薄理疎風雨寒暑之氣循毫毛而入腠理為五變之病故藉主氣以勝之主氣者吾身中有此六氣而合于天之四時也○朱衛公曰氣者三陰三陽之氣相將出入之營氣衛氣三焦通會元真之氣所以充行於皮膚肌腠之間此病形而不病氣故藉此形中之陰陽合四時之六氣以勝邪若病氣則又有氣之變證矣○倪冲之曰按陰陽別論云氣傷痛形傷腫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蓋形舍氣氣歸形故病形必及于氣病氣必及于形此章論病形而不病氣蓋陰陽之道有有形有無形有經常有變易○上宗曰理者皮膚肌肉之文理在內乃藏府募原之文理故留止而成積聚者在藏府外之募原故乃傷脾胃之間而不涉于藏府募原者連于腸胃之膏

朕也

【註】【馬】此承上文而言所以成病之時當明五變之紀也按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溼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即如太陽之政乃辰戌之紀也其年為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有勝復民病其初生氣自厥陰以至太陽固無所易其客氣自少陽以至太陽加于其上民病隨時而生故時高則病起時下則病殆時高者方臨方復之時也時下者勝者復而復者又勝也蓋病始為起病危為殆耳雖脉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且其因形而生病如木形之人而病于戊癸之年乃五運以為五變之紀也即辰戌之紀餘歲可推矣大義詳見六元正紀大論中

靈樞經合纂卷五終

